Alibaba.com × AliResearch

全球中小微企业在疫情后时代的挑战、应对与转型

RESEARCH FOR
MSME DAY 2022

#GREATNESS
OFSMALL

报告指导

高红冰，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研究院院长

张阔，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巴巴国际站总裁

郑晗，阿里巴巴国际站副总裁

主创

甘犁，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

核心贡献者

李挺，阿里巴巴国际站全球市场部经理

张程，阿里研究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秦芳，谢凯，高云露，杨洋，史锦怡，西南财经大学

支持机构

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

A joint mandate with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through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巴西驻华大使馆

墨西哥驻华大使馆

中国驻加纳大使馆

希腊驻华大使馆

爱尔兰驻华大使馆

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馆

阿根廷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

匈牙利驻上海总领事馆

卢森堡大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柬埔寨创业发展基金

ProColombia

丹麦商业贸易协会

意大利贸易局

韩国中小企业和创业局

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

蒙古国中小企业局

波兰投资贸易局

挪威海产品委员会

圣保罗商会

埃森哲中国

World Trade Centre, Accra

Droplo

FIC Exchange

Ghana SIL

开篇词

Micr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MSMEs) are the backbone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y account for over 90% of companies and 70% of total employment. And as such play a vital rol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evelopment.

But the past two years have been tougher than usual for MSMEs due to COVID, supply chain woes, and runaway business costs. MSMEs experienced a difficult pandemic.

The primary problem was a sudden and nearly total suspension of demand due to the effects of lockdown mandates in physical-focused industries like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where MSMEs are strongly represented. At the same time, these firms experienced concurrent supply difficulties caused by congested supply chains and higher input costs. Consequently, many MSMEs have been operating on the brink of failure for the past two years. Some reports suggest they typically had only weeks to two months of liquidity before failure.

Having been a part of the MSME ecosystem since 1999, Alibaba.com has always maintaine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small businesses. More than anyone else, we know the woes that MSMEs face because we hear the voices of our sellers and see the oscillating statistics that spell difficulty for micro and small firms.

Maria Francesca Aceti, One of our female sellers in Italy, told me that she made her business global and minimized the effect of the pandemic thanks to Alibaba.com. Many sellers like Maria remind me again and again that we have a mission to stay with MSMEs all the time, help them, and thrive with them together.

We have to recognize that MSMEs are not only critical economic players but their health and prosperity are also critical to a full and sustainable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Consequently, we have released this report to help return MSMEs to the center stage and facilitate broader and more practical discussions about supporting MSMEs and equipping them for greater economic impact.

张阔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阿里巴巴国际站总裁

开篇词

在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参与者中，中小微企业都是数量最庞大、生命力最旺盛的市场主体。他们为创造就业机会、激发创新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包容可持续发展等做出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是阿里巴巴集团的使命。我们的企业文化始终关乎维护小企业的利益。阿里巴巴商业生态所服务的数以千万计的中小微企业，是与我们休戚与共的伙伴。阿里巴巴也因此成为观察中小微企业成长的重要窗口，而阿里研究院是众多观察者之一。

新冠疫情的爆发和持续蔓延，给全球经济、产业和社会生活带来了诸多冲击，对中小微企业的挑战尤其巨大。在此背景下，我们希望在“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这个有意义的日子，通过这份白皮书，讲述我们的伙伴们在此次疫情中经历的严峻困难，并基于文献研究、量化研究、问卷调查等方法，发现帮助他们加速复苏的有效举措，同时呼吁各方持续重视对他们的帮助。阿里巴巴更将积极作为，不断提升数字技术能力，帮助全球中小微企业共渡难关、重获新生。

高红冰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阿里研究院院长

研究方法

本报告由阿里巴巴国际站和阿里研究院联合发起，由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与调查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及其学术团队主要负责编写。

本研究报告基于对中小微企业的定量调查和近年来对相关主题的大量学术研究，旨在探讨新冠疫情期间和之后，中小微企业的挑战、应对和转型。

定量调查由阿里巴巴国际站设计并执行。该问卷于2022年5月20日至5月25日通过阿里巴巴的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渠道，向全球范围内的中小微企业客户投放。共收到1,147份有效回复。这些回复覆盖了164个国家和地区。未做加权处理。

除非另有说明，本研究报告中提及的数据，一部分来源于阿里研究院和阿里巴巴国际站，另一部分来源于公共和学术信息，包括商业数据库、经合组织、博鳌亚洲论坛、尼尔森、WTO、新华网、中国贸促会、ILO、ITC、联合国等政府报告。

目录

01 核心摘要

03 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05 中小微企业的经济和社会贡献

08 中小微企业面对的疫情挑战

18 各国政府为中小微企业的应对政策

26 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的作用

核心摘要

中小微企业不仅是疫情后经济复苏的中坚力量，也创造了很强的社会价值

中小微企业贡献了

70%+

全球
就业岗位

50~60%

GDP

90%

企业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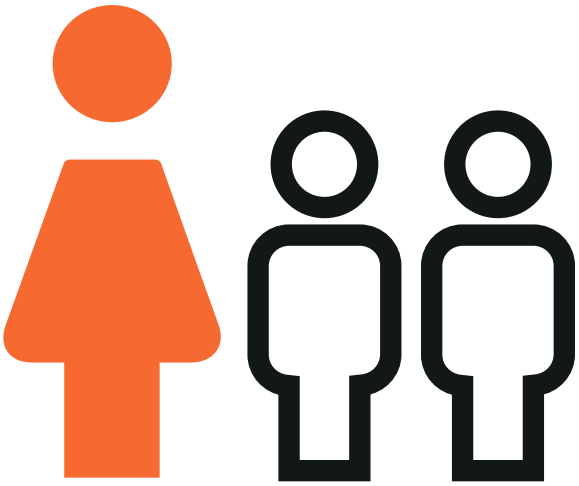
很大一部分的中小微企业由女性和少数族裔拥有
在美国

28%

的小企业
由少数族裔拥有

33%

的小企业由女性拥有



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巨大，其中微型企业受冲击最严重

只有

23.54%

的中小微企业未出现下跌

2/3 企业
下跌超过40%

25% 规模10人以下的
受访企业完全倒闭

11% 规模250人以下的
受访企业完全倒闭

需求缺乏是对中小微企业而言的中长期最大挑战
当疫情间，线下商业遭遇重创的同时线上销售呈现暴涨趋势

数字化是小企业维持运营应对巨大不确定性的关键之匙

电商渗透度最高的地区比最低地区而言，
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几率可以多

7个百分点

疫情期间，电商渗透度低的地区，衰退更为严重

01

疫情对全球经济贸易的影响

全球经济
持续缓慢复苏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危机席卷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在夺去百多万人生命的同时，对全球经济也造成了严重而深刻的冲击。经合组织（OECD）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GDP实际增长率为-3.4%[1]，相较于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0.01%大幅下降。2020年也成为2000年后全球经济唯一负增长的年份，同样是二战以来最严重衰退的年份。

在各国巨大的抗疫努力下，2021年全球经济实现触底反弹，实际GDP增长率达到5.6%，较2013-2019年平均GDP增长率高出2.3个百分点。OECD国家GDP增长率较2020年的-4.7%提升到5.3%，非OECD国家则自-2.2%提升至5.8%，经济韧性更强。中国作为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录得GDP实际增长率8.1%，继续成为全球经济主要的增长引擎。OECD预计全球经济将持续复苏，但增速将进一步放缓，2022年实际GDP增速将下降至4.5%，2023年继续下降至3.2%，略低于2013-2019年平均增速。

全球贸易
物流成本上升

经济增长低迷和不确定性上升，加之疫情防控措施对人流、物流、资金流等造成极大阻碍，2020年全球贸易遭受较大打击，实际贸易额下降了8.4%。服务贸易受疫情影响尤为严重，全球旅游业在2020年2季度同比下降81%，运输服务业同比下降20%；货物贸易也出现5.8%的萎缩，部分行业国际供应链面临断裂风险，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2]。

中小企业受到贸易中断的强烈影响，且摩擦一直存在。2020年2季度，中国出口额同比下降21%。2020年4季度，欧洲69%的中小企业报告在进口材料、商品和服务方面遇到困难，46%的中小企业报告面临供应链中断导致的商品短缺；贸易中断和摩擦让中小企业产生了额外的经济成本，与2019年同期相比，2020年26%的企业支付了更高的价格，39%的企业面临逾期付款[3]。

虽然在全球经济复苏的推动下，全球实际贸易额2021年同比增长了9.3%，但运输物流受阻、供应链中断，以及额外的边境管制在2021年和2022年初仍持续存在[4]。货物需求的急剧上升和疫情反复导致的严格封锁措施使得全球航运能力日渐枯竭，随着国际重要港口的关闭和工人、司机的严重短缺，2021年10月，全球交货时间指数创下历史新低，航运成本指数飙升，同比增长343%。OECD预计全球实际贸易额增速在2022年将腰斩至4.9%，并在2023年进一步下降至4.5%。

亚洲贸易
的一体化加深

得益于亚洲主要经济体较早地成功遏制了疫情，亚洲贸易在疫情冲击下表现出强大的弹性。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显示，从2020年3季度开始，亚洲经济体货物贸易逐步恢复增长；2021年前3季度，亚洲货物贸易总额为11.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9.7%，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同比增长29%和30.5%；亚洲货物贸易额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36.8%，同比上升0.6个百分点。

分经济体来看，2021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突破6万亿美元，继续保持全球第一，相比2020年增长30%；日本和韩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分别同比增长20%和28.5%。2021年越南货物进出口总额达6685.5亿美元，同比增长22.6%，贸易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助推其成为全球20大贸易经济体之一。2021年巴基斯坦货物进出口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同比增长48.7%，其中出口额增长28.8%，进口额增长58.3%[5]。

即使面临疫情冲击，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也并未停滞。2020年亚太域内贸易占地区贸易总额的58.5%，这是自1990年以来的最高份额。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截至目前，文莱、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泰国、越南六个东盟成员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正式宣布实施该协定，这标志着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扬帆起航。无论是经济贸易复苏还是制度建设，亚太地区都为全球提供了新动力[6]。

跨境电商
崛起新的机会

疫情及其封控措施增加了社交距离，减少了线下消费，但线上消费却迎来新的增长点。据统计，疫情期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电商流量均有大幅增长，尤其是新兴国家，巴基斯坦涨幅高达320%，菲律宾和巴西涨幅分别为240%和230%，墨西哥和印度的涨幅也有100%左右[7]。电子商务在疫情中的快速发展催生和加速了一批新兴贸易业态，跨境电商（特别是B2C模式）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被认为是疫情“黑天鹅”下跑出的一匹“黑马”。根据WTO预测，全球B2C跨境电商贸易总额预计将从2019年的7800亿美元上升到2026年的4.8万亿美元，复合增长率高达27%[8]。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B2C跨境电商交易市场，占据了全球28%的交易额，2020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1.69万亿元，同比增长31.1%，其中出口1.12万亿元，同比增长40.1%。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则分别排在第二到第五名，印度、中东和俄罗斯的跨境电商交易份额也在迅速增长。在全球十大B2C跨境电商平台中，阿里巴巴等三家中国平台已经分别占据了第一、第三和第七的位置（含国内市场交易总额）[9]。

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实施，处于风口上的跨境电商再次迎来新机遇。RCEP的建立意味着约占全球1/3经济体量的自贸区将成为自由贸易和投资的集中地，已核准成员之间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将有效降低跨境电商的进出口成本。尽管区域内各成员国跨境电商发展水平不均衡，但整体看，目前该区域仍是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电商市场的集聚区和先行地，成员国间有较大的电商市场拓展空间[10]；例如，据统计[11]越南的区域电子商务市场在过去6年中增长了24倍，从2015年的50亿美元增至2021年的1200亿美元，预计到2025年将达2340亿美元，发展潜力巨大。

02

中小微企业的经济社会贡献

中小微企业是全球重要经济支柱

中小微企业是创造就业机会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占据了全球约90%的企业数量，提供了超过50%的就业岗位[12]。在OECD国家，中小企业占所有企业的99%，产生约70%的就业，创造50%-60%的GDP[13]；在新兴经济体，正规中小企业也贡献了超过40%的GDP规模，当包括非正规的中小企业时，这个数字还要高得多。

表2-1 从经济体量、市场规模、就业占比和出口贡献等方面统计了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中小微企业贡献（各经济体对中小微企业的划分标准见附表1）。经济体量上，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中小微企业均贡献了GDP的50%以上，发展中经济体也有约40%的贡献，中国和印尼的中小微企业GDP贡献则超过60%。市场规模上，中小微企业占据绝大多数经济体中企业数量的90%以上，在美国、欧盟国家、日韩等经济体中，这一比例超过99.5%。就业占比上，发达经济体中的中小微企业平均贡献60%以上的就业，在加拿大和韩国，这一比例更是超过80%；发展中经济体则具有一定差异，印度、巴西、越南的比例在40%-50%，南非仅有25.8%，印尼则高达96.9%，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中小微企业同样贡献了约80%的非农/城镇就业。

除了贡献就业规模、市场份额和经济增长，中小微企业在促进科技创新和包容性发展方面也具有突出表现。对于科技创新的贡献，在美国，37%的高科技员工在小企业工作，70%的技术创新是小企业实现的，科技投资回收期约比大公司短1/4；在德国，超过42%的中小企业将工艺创新推向市场，大量的“隐形冠军”企业成为全球市场的领导者；在意大利，“工业4.0”计划通过引入新的数字系统来激励中小企业增加创新。此外，中小微企业尤其是小型和微型企业，在非正规部门的分布比例较高，为弱势群体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在美国，有超过28%的小企业为少数族裔所有，33%为女性所有，这使其成为包容性增长的关键驱动力；在越南，非正规就业比重约为57.2%，主要由家庭企业、微型企业和自雇经营者组成；在巴基斯坦，72%的非农劳动力在非正式部门就业，主要为中小微企业。

中小微企业的出口贡献潜力巨大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报告[14]，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情况因国家、区域、部门和企业规模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整体而言，中小微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参与是有限的，原因可能在于技能缺乏，对国际市场了解不足，获得贸易融资的机会有限，以及繁琐的法规和海关程序。

在发达经济体中，中小微企业在进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比大型企业（66%）要低，但中型企业（59%）的贸易参与大于微型（9%）和小型企业（38%）；2016年数据显示，发达经济体中的中小微企业数量占外贸企业总数的78%，但创造的贸易额仅有34%；在欧盟平均20%从事电子商务的小企业中，仅有8%有跨境电商业务。表2-1中，美国、欧盟、德国等发达经济体的中小微企业出口额不足40%，法国仅有21%（2016年统计），韩国、意大利和英国的中小微企业出口额比重略高，但仍低于50%。在发展中经济体中，根据世界银行25000多家中小企业调查的数据计算[15]，直接出口仅占制造业部门中小企业总销售额的7.6%，而大型企业这一比例为14.1%；间接出口更是只有直接出口比重的三分之一，仅占2.4%。并且，发展中经济体的大多数制造业中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体化程度较低，生产的前向和后向联系很少。

但值得注意的是，电子商务的发展扩大了中小微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机会，尤其对于发展中经济体的企业；平均而言，97%的互联网中小企业参与出口活动，而大多数经济体的传统中小企业的出口参与率低于28%。表2-1显示，越南的中小企业出口份额在2021年已经超过了50%，而越南电子商务市场在过去6年增长了24倍；中国的中小企业出口份额2018年为68%，近年来有进一步提升，这同样与中国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不无关系，目前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B2C跨境电商交易市场。这预示着电子商务等数字技术的变革对于中小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中的中小微企业对出口贡献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表2-1 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中小微企业贡献

经济体	经济体量	市场规模	就业占比	出口贡献
中国	60%以上的GDP（2018）	90%以上的企业数量（2018）	80%以上的城镇就业（2018）	68%的出口总额（2018）
美国	43.5%的GDP（2019）	99.9%的企业数量（2020）	48%的就业机会（2020）	33%的出口总额（2020）
OECD	50%的GDP（2020）	99%的企业数量（2020）	70%的就业机会（2020）	——
欧盟	57%的GDP（2016）	99.8%的企业数量（2016）	68%的就业机会（2016）	37%的出口总额（2019）
英国	52%的销售额（2021）	99.9%的企业数量（2021）	61%的就业人口（2021）	42%的出口总额（2016）
法国	55.8%的GDP（2018）	99.9%的企业数量（2021）	64.1%的劳动力（2018）	21%的出口总额（2016）
德国	50%以上的GDP（2020）	99.6%的企业数量（2020）	58.5%的工作岗位（2020）	35.3%的出口总额（2020）
意大利	66.9%的销售额（2019）	99.9%的企业数量（2019）	78.1%的就业机会（2019）	47%的出口总额（2017）
加拿大	55.3%的GDP（2016）	99.8%的企业数量（2019）	88.5%的就业人数（2019）	40.6%的出口总额（2019）
澳大利亚	——	99.8%的企业数量（2020）	66%的私营企业就业（2020）	——
俄罗斯	22.3%的GDP（2019）	99.86%的企业数量（2019）	26.3%的劳动力（2019）	——
日本	——	99.7%的企业数量（2016）	68.8%的劳动力（2016）	——
韩国	48.5%的销售额（2018）	99.9%的企业数量（2018）	82%的就业人数（2018）	48%的出口总额（2018）
印度	37.54%的GDP（2020）	95%的企业数量（2020）	40%的就业机会（2020）	40%的出口总额（2020）
巴西	30%的GDP（2020）	98.5%的企业数量（2020）	54.5%的就业机会（2020）	——
南非	39%的GDP（2020）	98.5%的企业数量（2020）	25.8%的就业机会（2020）	——
印度尼西亚	60.5%的GDP（2019）	99.9%的企业数量（2019）	96.9%的就业机会（2019）	15.6%的非石油出口额（2019）
越南	40%的GDP（2021）	98%的企业数量（2021）	50%的劳动力（2021）	50%以上的出口总额（2021）
巴基斯坦	40%的GDP（2019）	90%的私营企业数量（2019）	78%的非农业劳动力（2019）	25%的出口总额（2021）

数据来源： OECD国家数据来自OECD统计数据库；欧盟数据来自欧盟统计局；中国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其余经济体数据来自其官方统计机构和麦肯锡等公开报告；出口数据来自WTO等报告。

注： 由于不同经济体对中小微企业的划分标准存在差异，数据更新的最新年份也有不同，此表中中小微企业的各项贡献仅能作为相对比较。

03

疫情下中小微企业面临挑战

整体来看，疫情对于中小微企业的影响可以从供需两方面来考虑。在供给方面，因限制人员流动等措施，企业劳动力供应减少，产能利用率下降；供应链被打断也导致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的短缺，原材料价格上涨，拉高生产成本；疫情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也会进一步导致信贷不足，这对于脆弱性更高的中小微企业而言更为严重。在需求方面，企业本身的营业收入下降，出现流动性短缺；因企业倒闭和被裁员的工人同样经历了收入的损失，从而减少相关消费支出，进一步导致企业订单下降。

全球中小微企业受到普遍和持续冲击

整体来看，疫情对全球中小微企业造成普遍打击。 表3-1 按区域和时间顺序汇总了全球部分经济体关于新冠疫情对中小微企业影响的调查结果，该表显示，在疫情爆发初期（第一波大流行），亚太、欧洲、北美、拉美和非洲的主要经济体中的中小微企业普遍受到疫情的严峻冲击；全球超过一半的中小企业面临严重的营收下滑，在没有进一步支持的情况下，预计超过30%的中小企业将在1个月内倒闭，50%以上将在3个月内倒闭（OECD，2020）[16]。

疫情的持续和反复使得中小微企业复苏缓慢。在2020年12月对脸书-OECD-世界银行联合调查做出回应的中小企业中，仍有约70%表示未来需要更多支持，不同年龄或规模的中小企业之间对此几乎没有差异[17]。2021年2季度，国际劳工组织（ILO）[18]对印尼、缅甸、秘鲁等全球8个国家784家企业（83%是中小微企业）的调查显示，虽然相比2020年2季度调查情况有所改善，但疫情仍然具有持续的破坏力，5家企业中就有2家处于关停状态，收入、订单、现金流和供应链仍然受到严重影响。来自中国的调查（张晓波等，2022）[19]同样显示，2022年1季度小微经营整体表现仍非常严峻，以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作为比较基准，小微经营恢复比例甚至降至自2020年三季度观测以来的最低点，遭遇着营业收入、现金流维持时长以及利润率等“三降”，处于步履维艰的困难境地；这可能反映了疫情反复和严格封控措施带来的负向影响。

表3-1 部分经济体针对疫情初期中小微企业受影响程度的调查结果

调查对象	调查日期	对业务的影响	对预期的影响
亚太地区：			
中国	2月10日	80%的中小企业尚未恢复运营	1/3的企业在一个月内倒闭，另外1/3的企业在两个月内倒闭
日本	3月9日	39%的企业表示供应链中断，26%的企业表示订单和销售额下降	
韩国	3月17-20日	61%的企业已经受到影响	42%的企业担心在3个月内倒闭，70%的企业担心在6个月内破产
日本	3月21日	92%的企业受到经济影响	
部分亚洲国家	3月31日-4月6日	330%的中小企业预计裁员50%	50%的中小企业有一个月或更少的现金储备
印度尼西亚	4月-5月		49%的中小企业预计倒闭
老挝	4月-5月		41%的中小企业预计倒闭
菲律宾	4月-5月		61%的中小企业预计倒闭
泰国	5月15日	90%的企业预计收入出现巨大损失	如果封锁措施持续更长时间，52%的小型企业预计即将倒闭
印度	——		47%的中小企业预计倒闭
孟加拉国	——		50%的中小企业预计倒闭
澳大利亚	4月3日	2/3的小企业受到了危机的影响，41%的企业在过去两个月的收入下降了50%或更多	
新西兰	6月20日	71%的中小企业的收入受到打击	39%的中小企业担心倒闭

调查对象	调查日期	对业务的影响	对预期的影响
欧洲地区：			
芬兰	2月25日	1/3的企业预期会有负面或非常负面的影响	
意大利	3月初	72%直接受到影响	
英国	3月初	63%的企业认为危机对其业务构成中度到高度/严重威胁	
德国	3月9日	50%的企业预计会有负面影响	
波兰	3月10日	1/3的中小企业经历了成本增加和销售额下降	27%的企业已经遇到现金流问题
英国	3月12日	69%的企业面临严重的现金流问题	1/3的企业担心在1个月内倒闭
以色列	3月16日	55%的企业尚未受到影响，1/3的企业计划裁员	
希腊	3月16日	60%的企业销售额明显下降	
比利时	3月18日	75%的企业营业额下降	50%的企业担心无法在短期内支付费用
匈牙利	3月20日	60%的企业预计销售额会下降	
荷兰	3月20日	50%的初创企业损失了大量收入	50%的企业预计在3个月内倒闭
英国	4月1日		18%的企业可能在一个月内倒闭
比利时	4月3日	40%企业认为收入下降75%或更多	1/10的企业可能面临破产
比利时	4月7日		超过31%的比利时中小企业可能无法在危机中幸存下来
英国	4月8日	37%的企业预计下周将有75-100%的员工休假	6%的企业没有了现金，57%的企业现金储备量为三个月或更短
荷兰	4月8日		85%的中小企业陷入财务困境，20%的企业面临严重风险
葡萄牙	4月6-10日	37%的企业的产量下降了50%以上	50%的企业没有超过2个月的资金
德国	4月24日	58%的中小企业的营业额平均下降了50%	半数中小企业只有两个月的流动资金储备
英国	5月13日	37%的企业正在考虑或已经裁员	41%的企业暂时关闭，35%的企业担心不会重新营业
爱尔兰	6月8日	仍然营业的企业中，70%的企业表示收入下降	
北美地区：			
美国	3月11日	70%的企业经历了供应链中断，80%的企业受到了危机的影响	
美国	3月13日	23%的企业受到负面影响，36%的企业预期会受到负面影响	
加拿大	3月16日	50%的企业销售额下降	25%的企业预计支撑时间不会超过1个月
美国	3月17日	50%的企业受到负面影响，75%的企业表示非常担心	
美国	3月19日	96%的企业已受到影响	51%的企业表示无法支撑三个月
加拿大	3月24日	60%的企业经历重大影响	1/3的企业预计一个月内倒闭
美国	3月24日		35%的小型企业在三个月内倒闭
加拿大和美国	4月7日	90%的小型企业受到影响	1/3的企业缺乏支撑超过几周的储备

调查对象	调查日期	对业务的影响	对预期的影响
美国	4月15-22日	62%的小型企业收入下降	32%的企业可支撑时间不超过3个月
加拿大	5月4日	81%的小型企业表示其运营受到负面影响	32%的企业担心其业务在未来一年的生存能力
美国	5月5日		1/5的小企业暂时倒闭，1/3的小企业预计在2个月内永久倒闭
美国	5月11日	81%的企业预计在未来12-16个月内受到影响	
加拿大	6月中旬	78%的小企业表示销售额下降，47%的企业下降了50%-100%	
拉美地区：			
墨西哥	4月-5月	60余万家企业面临风险	1万家正规企业和1.2万家非正规企业永久倒闭
巴西	3月-6月		26余万家微型企业倒闭，46余万家小型企业倒闭
非洲地区：			
南非	7月		60%的中小企业预计倒闭

资料来源：基于OECD报告《Coronavirus (COVID-19): SME Policy Responses》和UN报告《The Covid-19 Pandemic Impact on Micro,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整理。

企业流动性危机引发倒闭潮和失业潮

疫情对中小微企业的首要冲击即为流动性危机，现金流短缺是中小微企业存活的最大障碍。由于规模有限、资金获取困难等因素，中小企业在疫情冲击下极易发生现金流断裂，生存的时间要比大企业更为有限，因破产倒闭而退出市场的概率显著提升（OECD，2020）[20]。表3-1中，绝大多数国家调查的中小微企业均报告了销售收入锐减的问题，脸书、OECD和世界银行（2020）[21]进行的调查结果一致，在每个调查时段，55%-70%的中小企业报告销售额均低于去年同期，三分之二的中小企业报告销售额下降幅度超过40%。现金流短缺直接导致了企业倒闭率的上升，Coface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中小企业的倒闭率将增加三分之一，其中12%在德国，21%在法国，24%在日本，37%在英国，43%在美国，44%在巴西，50%在土耳其[22]。其他同类型调查也得出相似结论：国际贸易中心（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针对132个经济体的中小企业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小微企业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超过20%的企业可能在3个月内倒闭（ITC，2020）[23]；麦肯锡基于多个国家的调查也显示，25%-36%的小企业将在疫情爆发后的4个月内倒闭（McKinsey，2020）[24]。在美国，Fairlie（2020）[25]发现在2020年2月至4月期间，美国活跃的小企业主人数减少了330万（22%），其中非裔企业主减少了41%，拉丁裔企业主减少了32%，亚裔企业主减少了26%，整体少数族裔的企业主经历了36%的锐减。Prashar et al.（2020）分析了英国数据，结果显示与2019年3月相比，2020年3月的中小企业倒闭数量增加了70%。在日本，2020年4月比2019年4月的破产申请量增加15%[26]。在墨西哥，4月和5月已经有1万余家非正规企业永久倒闭[27]，而意大利在2020年前三个月就有近3万家企业倒闭[28]。

中小微企业的倒闭风险进一步引发失业率攀升。由于中小企业占据各国就业规模的绝大比重，企业倒闭也会直接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剧烈波动。美国小企业的平均工作时间较疫情前下跌了35.9%，企业数量和雇员数量的减少是主要的原因，小企业的就业规模下降要远高于大企业（Altonji et al.，2020）[29]，美国4月份失去的2000万个工作岗位中，有1100万个来自中小型企业[30]。法国数据显示，中小企业提供了63%的就业岗位，却承担了93%的裁员浪潮[31]。一项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也表明，自雇劳动者受到的影响更大，其工作时间下降了32%，下降幅度超过雇员工作时间的下降6.5个百分点（Biddle et al.，2020）[32]。德国研究机构IFM认为，如果封锁持续六个月以上，预计中小企业尤其是微型企业中的失业人数将在85万至160万之间[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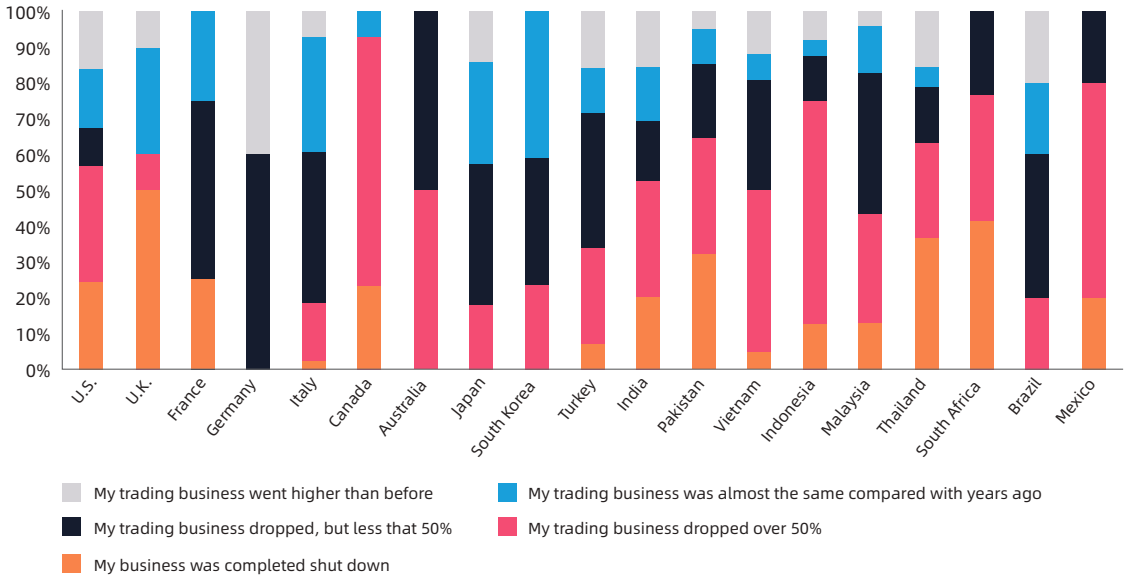
中国是最早受到疫情影响的主要经济体。2020年2月疫情爆发后不久，清华大学的朱武祥等（2020）[34]就对中国1500余家中小微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账上现金仅能维持两个月以内的企业合计接近68.6%，85.8%的企业维持能力不超过3个月。王正位等（2020）[35]则分析了中国百万量级中小微企业的日度经营类数据，发现中小微企业的营业收入和经营活跃企业数分别低于2019年同期的51%和46%；这与王靖一等（2020）[36]基于支付宝“码商”海量数据的发现一致，2020年正月初七后的两周，线下微型活跃商户量与营业额分别下降了约40.4%和52.4%。财信国际经济研究院（2020）[37]则根据第四次中国经济普查进行估算，认为疫情将导致约120万户中小微工业企业面临亏损，约3630万中小微服务企业面临经营困难，总计可能影响约1.1亿人就业。

美国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主要经济体之一。来自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证据揭示了疫情下美国中小企业受到的严重影响，Bartik et al.（2020）[38]最早调查了疫情发生后美国5800多家小企业的情况，结果显示，43%的企业暂时停业，企业雇员规模平均减少40%，四分之三的小企业仅剩2个月以下的现金储备。这一结论得到了美国人口普查局周度小企业调查结果的支持，近90%的小企业受到了疫情的强烈（51%）或中等（38%）负面影响，45%的企业经历了供应链中断，25%的企业仅拥有不到2个月的现金储备（Buffington et al.，2020）[39]。NBER针对疫情影响美国小企业的特征事实发布了一系列经验研究，探讨了疫情对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员工招聘减少、流动性下降、销售额下降等的影响（Alekseev et al.，2020[40]；Bloom et al.，2020[41]；Campello et al.，2020[42]；Fairlie，2020[43]；Kim et al.，2020[44]；Bloom et al.，2021[45]）。

外贸型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影响更严重

疫情对全球贸易造成较大打击，外贸型中小微企业同样受冲击严重，但发展中国家所受影响更大。基于阿里巴巴国际站（Alibaba.com）的调查数据，图3-1展示了部分主要国家的中小微企业贸易业务受疫情影响程度，可以看到，报告受到疫情影响（包括完全倒闭、业务量下降50%以上和业务量下降50%以内）的中小微企业在各国均占据极高的比例。对比来看，报告完全倒闭和业务量下降50%以上的企业比例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和巴基斯坦、印尼、泰国、南非、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更高，英国有50%的外贸中小微企业完全倒闭，加拿大和印尼分别有69%和63%的企业业务量下滑超过50%；欧洲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和亚洲的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受冲击程度相对较小，外贸中小微企业业务量下滑在50%以内和同比持平的比例明显更高。整体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外贸型中小微企业所受冲击普遍更大，这可能与其在全球产业链中较低的地位、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结构和滞后的政策支持有较大关系。

图3-1 部分经济体中小微企业的贸易业务受疫情影响程度



数据来源： 阿里巴巴国际站（Alibaba.com）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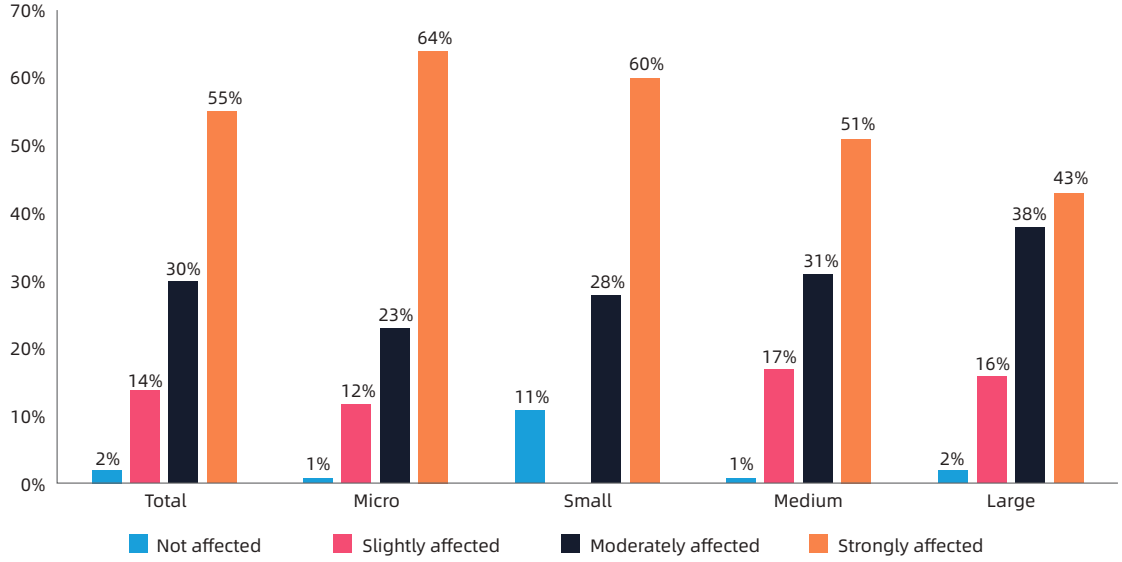
注：根据OECD划分标准，将雇员规模在250人以下的调查企业视为中小微企业；由于某些国家调查样本偏少，不排除存在可能的偏误。

疫情造成的国际供应链中断对中小微企业的影响因经济部门而异。WTO（2020）[46]认为，供应链中断对于中小微企业高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部门影响更大，例如在办公设备、电子、化工、石油和塑料等部门中，中小微企业从国外进口的投入占总投入的近60%（后向参与）；而在汽车和家具部门，中小微企业尤其是外资型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贸易渠道的出口额占其总销售额的40%以上（前向参与）。事实上，最不发达国家的中小微企业在家具制造部门的直接出口份额很高（WTO，2016）[47]，在机械设备、出版印刷、运输设备等可能受到疫情更大影响的出口产品上，中小微企业所占的份额要高于大型企业。

规模越小的企业和行业抗风险能力差

企业规模越小，越缺乏成熟的运营和财务机制，抗风险能力越差。ITC（2020）[48]针对121个国家的2170家企业进行了调查，如图3-2所示，55%的企业受到疫情强烈影响，其中微型企业达64%，小型企业达60%，大型企业仅有43%，受强烈影响的比重随企业规模增大而降低。OECD（2020）[49]也指出，雇员规模少于10人的微型企业最有可能遭遇现金流短缺。Bartik et al.（2020）[50]最早开始调查疫情下美国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发现疫情爆发初期，美国近45%的小企业暂时停业，员工规模在20-99人的企业有36%的概率关停，而员工规模在100-999人的企业则仅有26%的概率关停；而更长期的调查则显示，3月至5月中旬已经有超过10万家小企业关停，2%的小企业已经永久倒闭。脸书、OECD和世界银行（2020）[51]的互联网联合调查数据也显示，公司规模越小，倒闭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没有员工的中小企业比拥有50至249名员工的企业倒闭概率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来自中国的一项基于企业大数据的研究也表明，疫情导致小微企业的存活率降低了11.81个百分点，企业年龄越小，规模越小、销售收入越低，疫情对小微企业存活率降影响越大（廖理等，2021）[52]。

图3-2 不同规模企业受疫情影响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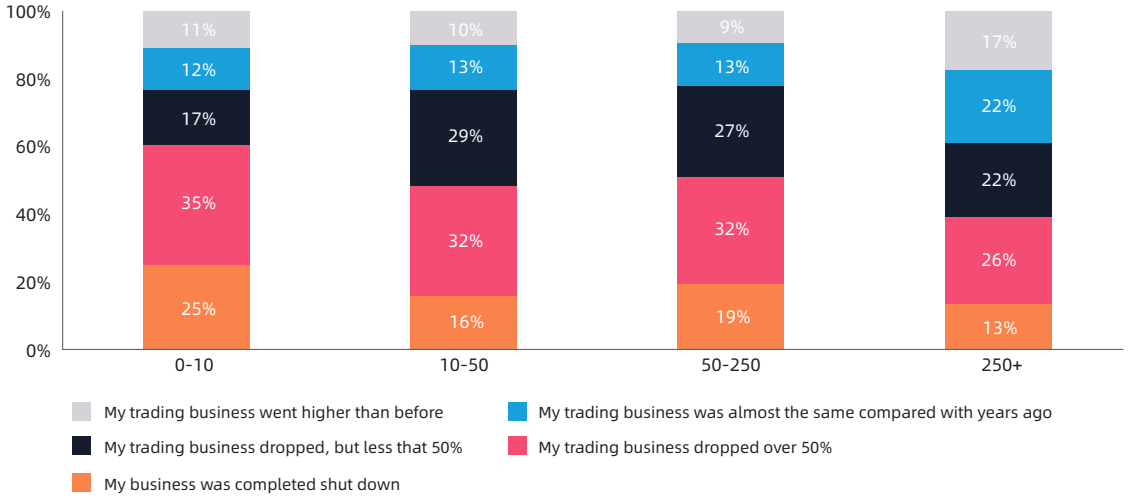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国际贸易中心（ITC）调查。

注：此图中定义的微型企业为雇员规模不超过4人，小型企业为5-19人，中型企业为20-99人，大型企业为100人及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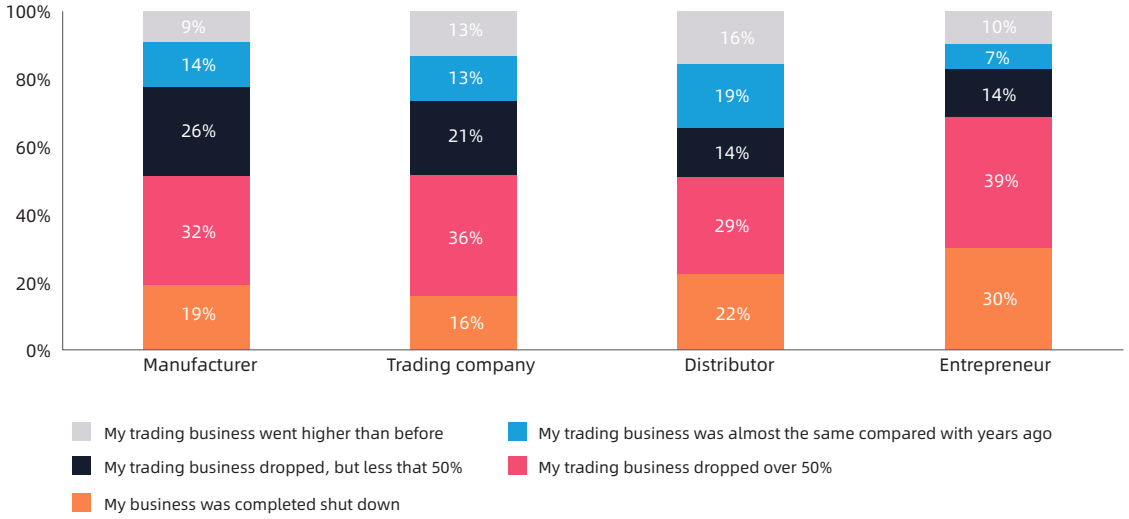
外贸型企业中，微型企业和初创企业的脆弱性更高。基于阿里巴巴国际站（Alibaba.com）的调查数据，图3-3和图3-4分别展示了不同规模和不同类型企业的贸易业务受疫情影响程度。图3-3中，0-10人的微型企业报告完全倒闭和业务量下降50%以上的比例最高，分别为25%和35%，而25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报告完全倒闭和业务量下滑超过50%的比例仅分别为13%和26%，10-50人的小型企业和50-250人的中型企业报告两者的比例同样高于大型企业。图3-4中，初创企业报告完全倒闭和业务量下滑50%以上的比例远高于在其他制造业、贸易商、经销商中的比例，分别达到30%和39%；经销商完全倒闭的比例较高（22%），而贸易商业务量下滑超过50%的比例较高（36%），制造商所受冲击相对较小。

图3-3 不同规模企业的贸易业务受疫情影响程度



数据来源：阿里巴巴国际站（Alibaba.com）调查。

图3-4 不同类型企业的贸易业务受疫情影响程度



数据来源：阿里巴巴国际站（Alibaba.com）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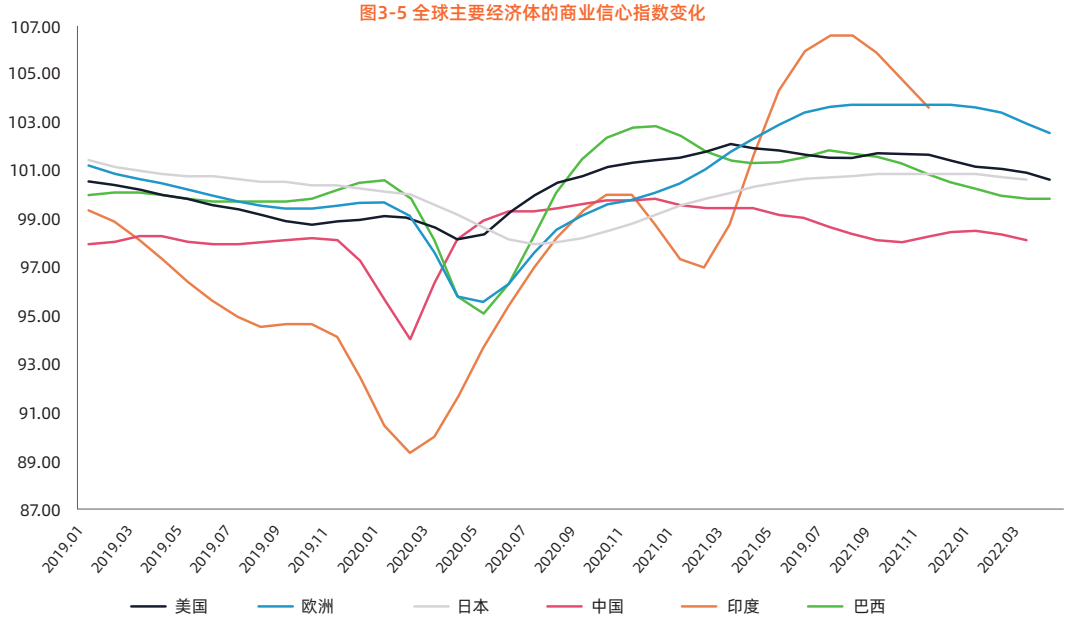
在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行业中，中小微企业的比重高于整体行业的平均水平。 疫情冲击下，运输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航空运输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专业服务和其他个人服务业（如美发业）等行业均出现衰退；在这些行业中，中小企业创造的就业比重在OECD国家中平均为75%，意大利和希腊则接近90%，这远高于占整体行业就业的50%比重；同时，雇员规模少于10人的微型企业最有可能遭遇现金流短缺，而微型企业占上述行业就业的30%，在意大利和希腊更是高达60%（OECD，2020）[53]。同样，国际劳工组织一份关于疫情对工作影响的报告也指出，全球来看，疫情风险最大的行业就业主要集中在雇员规模少于10人的企业，如在批发、零售贸易、修理等行业中，雇员规模少于10人的微型企业占70%，而在教育、公用事业和公共管理等低风险行业中，这一比例不到20%（ILO，2020）[54]。

信心伴随时间恢复 但受制于疫情反复

虽然全球的中小微企业普遍受到疫情严重打击，但随着时间推移，中小微企业的情绪会变得稍微乐观一些。 2020年6月，第一轮疫情打击逐步得到控制，美国商会发布的调查显示，79%的小企业已经完全或部分开放，82%的小企业仍然担心疫情的影响，但“非常担心”的企业比例从5月初的53%下降到6月初的43%，47%的小企业预计2021年收入会增加[55]，68%的小企业表示他们希望能够以弥补与疫情相关的损失[56]；在英国，6月份超过71%的小企业表示有机会在疫情之后变得更好、更强大[57]；在德国，6月份IFO商业景气指数已大幅改善[58]；在韩国，6月份韩国银行的商业信心指标连续两个月有所改善，中小企业的信心改善幅度大于大型企业[59]。在中国，李涵等（2020）[60]对比2020年2月-8月的中小企业调查数据，发现中小企业营业收入下降的比例逐渐降低，企业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明显减轻，说明企业经营情况正在逐步好转；招商银行研究院（2020）[61]在2020年底的第三轮调查同样显示，相较4月调研，小微企业的营收、现金流情况均边际好转，裁员/降薪和投资收缩力度也有所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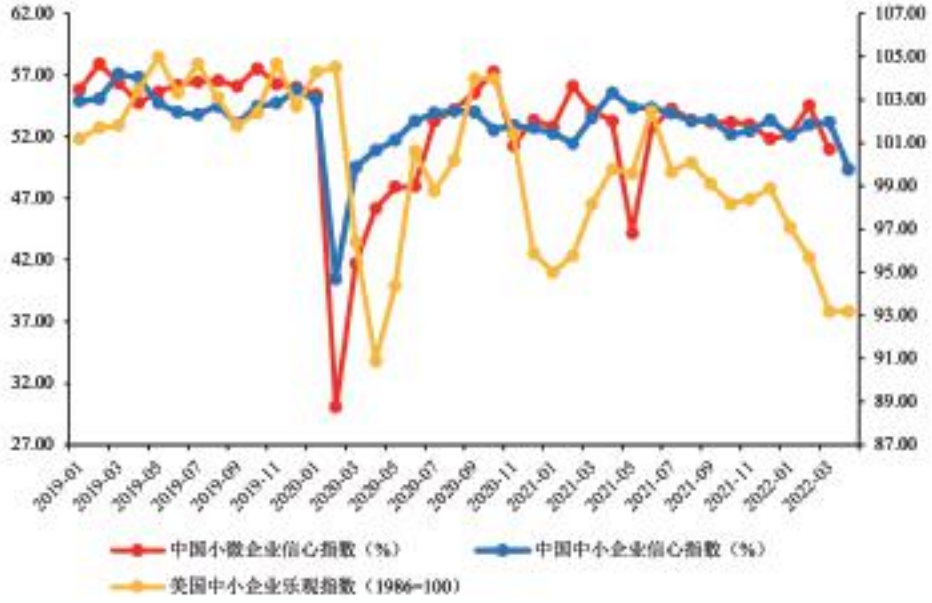
但是，受制于疫情反复，中小微企业的信心和预期波动较大，并未完全恢复。图3-5展示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商业信心指数的变化，可以看到，2020年初疫情爆发时，主要经济体的商业信心指数均遭受较大打击，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经济体受影响更严重；随着疫情的逐步控制，商业信心缓慢复苏；2020年底到2021年初，变种病毒“Alpha”卷土重来，主要经济体的商业信心指数均出现转折，发达经济体复苏放缓，发展中经济体则出现一定下降；2021年年中，变种病毒“Delta”爆发，主要经济体的商业信心指数均出现下降，叠加2021年底变种病毒“Omicron”的强势来袭，全球经济重新被乌云笼罩，商业信心下行趋势明显。图3-6具体展示了中国和美国中小微企业的信心（乐观）指数，可以看到，疫情爆发初期的中小微企业信心出现极大降幅，中国小微企业受打击更严重，信心指数同比下降约30个百分点，美国中小企业的乐观指数同样下降较大；在疫情得到逐步控制后，中国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的信心进入缓慢复苏，期间受制于疫情反复带来的封控反复而出现一定波动；美国中小企业的乐观指数波动更大，几轮疫情的冲击均使中小企业的信心降至冰点。整体来看，在疫情反复冲击尤其是“Omicron”变种病毒的新一轮打击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商业信心下行趋势明显，这直接影响到中小微企业的信心和预期恢复。

图3-5 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商业信心指数变化



Data source: Wind全球宏观数据库。

图3-6 中美的中小微企业信心（乐观）指数变化



数据来源： Wind全球宏观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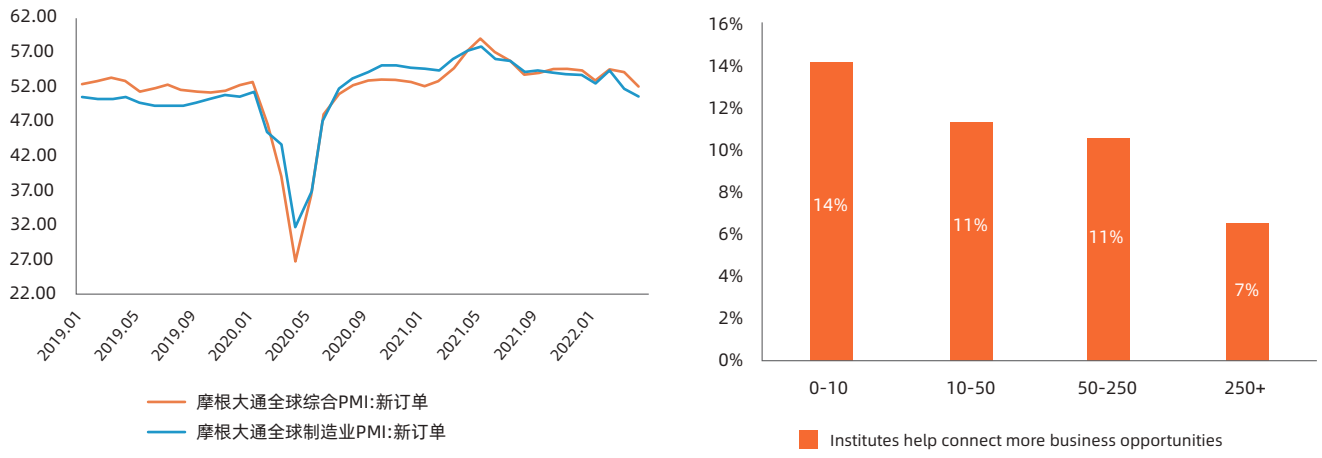
注： 中国小微企业信心指数来自中国邮储银行，中小企业信心指数来自渣打银行；美国中小企业乐观指数来自全美独立企业联盟。

需求不足成为疫情中长期的主要问题

进入疫情中长期阶段，中小微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是需求不足。疫情爆发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均采取强力救市措施，生产端的原材料、物流、劳动力、资金等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但受制于中长期内投资下降、消费萎靡等因素，需求不足成为中小微企业复苏的主要障碍。图3-7（左）展示了全球综合PMI和制造业PMI的新订单指数，可以看到，全球PMI新订单指数在经历了疫情爆发初期的“断崖式下跌”后，趋于平稳复苏，但在2021年初的小高峰后仍呈现明显的下行趋势；而根据阿里国际站（Alibaba.com）对于海外中小微贸易企业的调查（图3-7右），0-10人雇员规模的小型企业对于新商业机会的渴求最为强烈（14%），规模越大的企业对商业机会的需求越小，250人以上规模的大型企业需求仅有小型企业的一半（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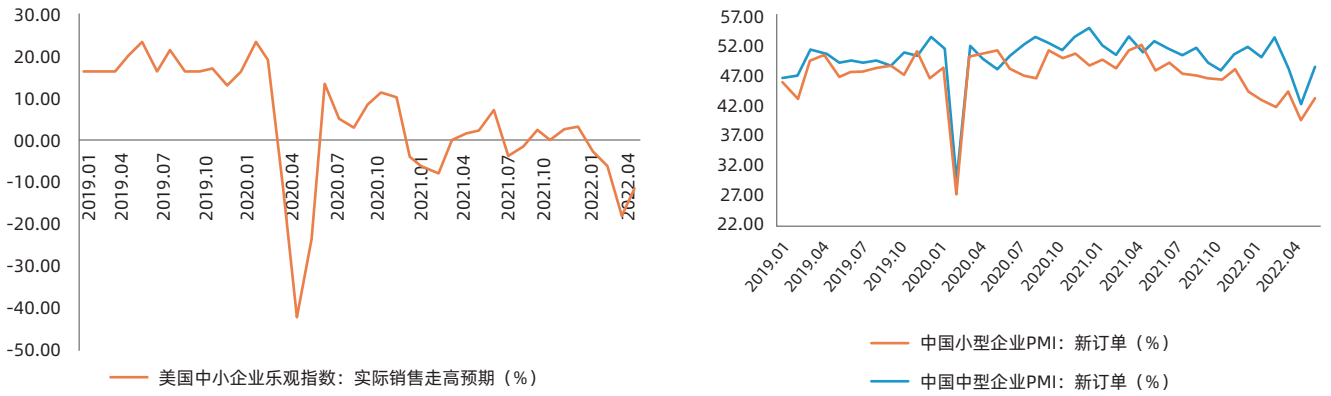
具体看中美两国，图3-8（左）显示，美国中小企业的实际销售走高预期指数一直未能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并且仍在不断走低；Balla-Elliott et al.（2022）[62]调查了封锁解除后美国小企业复工复产的特征事实，发现预期需求下降10%将会导致企业在允许合法开业后，至少一个月内仍然保持停业的可能性增加1.5个百分点达到8%，小企业主们自身预计需求将比危机前减少三分之一。在中国，小型企业和中型企业的PMI新订单指数在经历疫情爆发后的一段缓慢复苏后，自2021年初开始同样表现出下行趋势，并且小型企业的新订单下降更为明显（图3-8右）。阿里研究院的中小企业疫情影响调查数据（甘犁等，2020）[63]表明，在疫情较为严重的2月，有46.1%的企业认为主要困难是物流问题，只有7.7%的企业认为是需求问题；而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7月，只有10.8%的企业认为主要困难是物流问题，而有78%的企业认为是需求不足。蚂蚁集团研究院的小微经营者调查数据（张晓波等，2020-2022）[64]表明，市场需求不足是构成小微经营下滑的最主要原因，对规模较小的小微经营者构成明显挑战；而根据其构建的市场需求指数来看，小微经营者的市场需求在2021年1季度跌至谷底，在经历缓慢复苏后，2021年4季度又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

图3-7 全球PMI新订单指数变化和不同规模企业对新商业机会的需求



数据来源 Wind全球宏观数据库；阿里巴巴国际站（Alibaba.com）调查。

图3-8 中美的中小企业销售预期和新订单指数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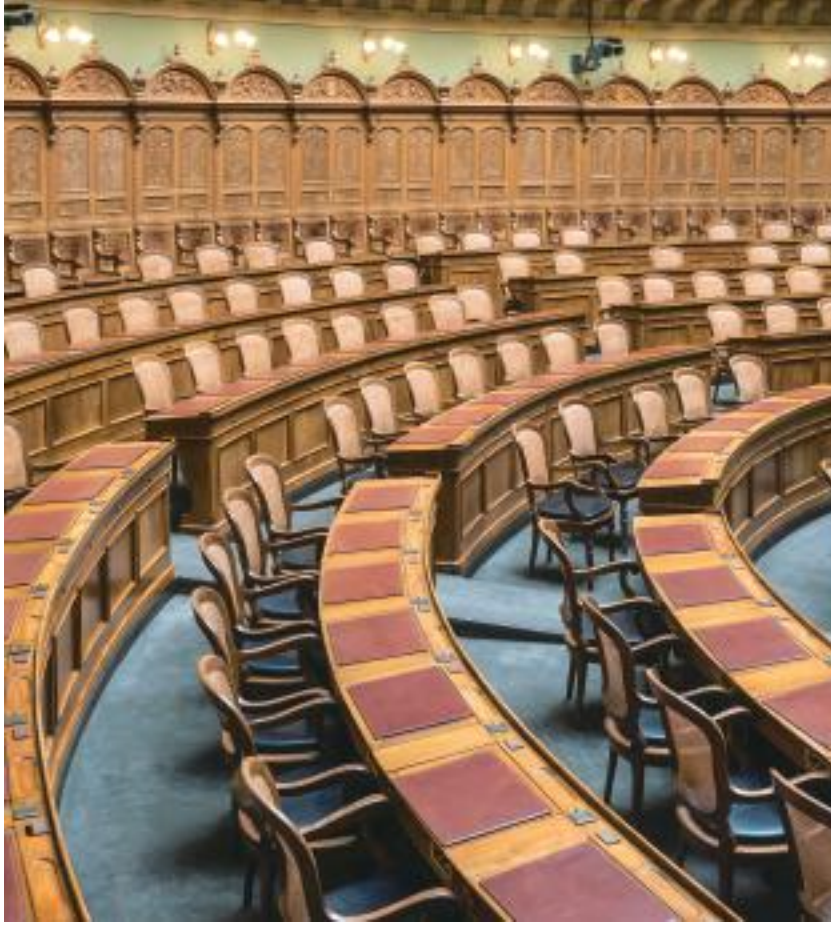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 Wind全球宏观数据库。

04

中小微企业的抗疫政策应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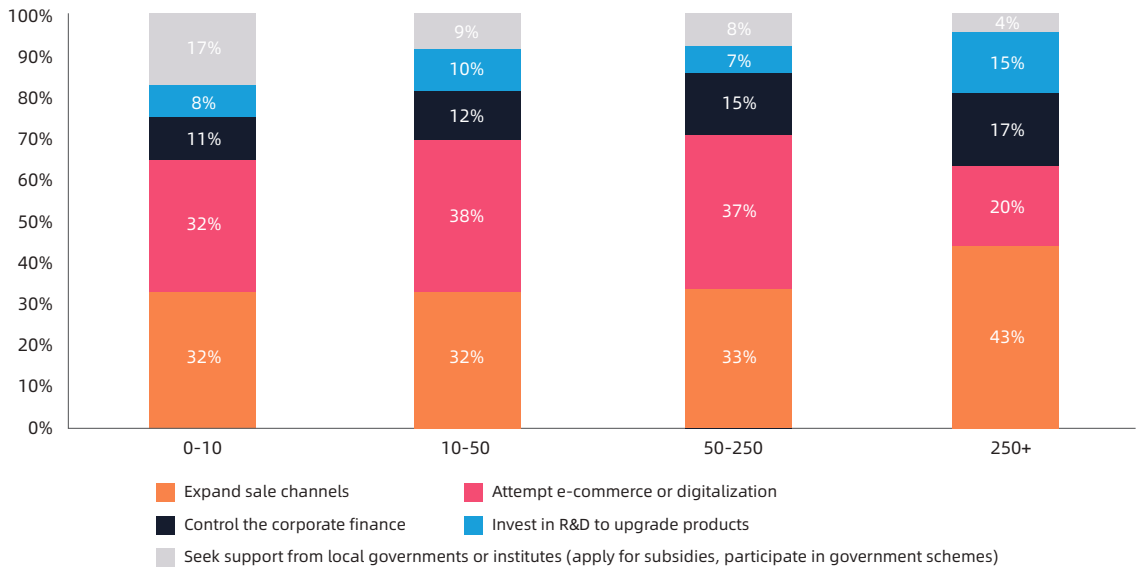
针对疫情带来的巨大破坏性影响，各经济体的政策反应总体上是迅速有力的。经合组织汇集了大量经济体中关于政府为支持中小企业而采取的政策应对措施的信息（OECD，2021）[65]，最广泛提供的政策工具是税收递延、贷款担保和直接贷款，以及工资补贴。这与世界银行中小企业支持措施的调查结果[66]一致，在全球使用的845个中小企业政策工具中，328个涉及债务融资（贷款和担保），205个涉及就业支持，151个涉及税收。也有越来越多的经济体正在制定结构性政策，以帮助中小企业采用新的工作方法和数字技术，并寻找新的市场和销售渠道。这些及时多元的抗疫政策对经济增长和中小微企业复苏起到积极作用，但由于政策设计的不完善和风险累积，整体效果可能是有限的。



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迫切需要政策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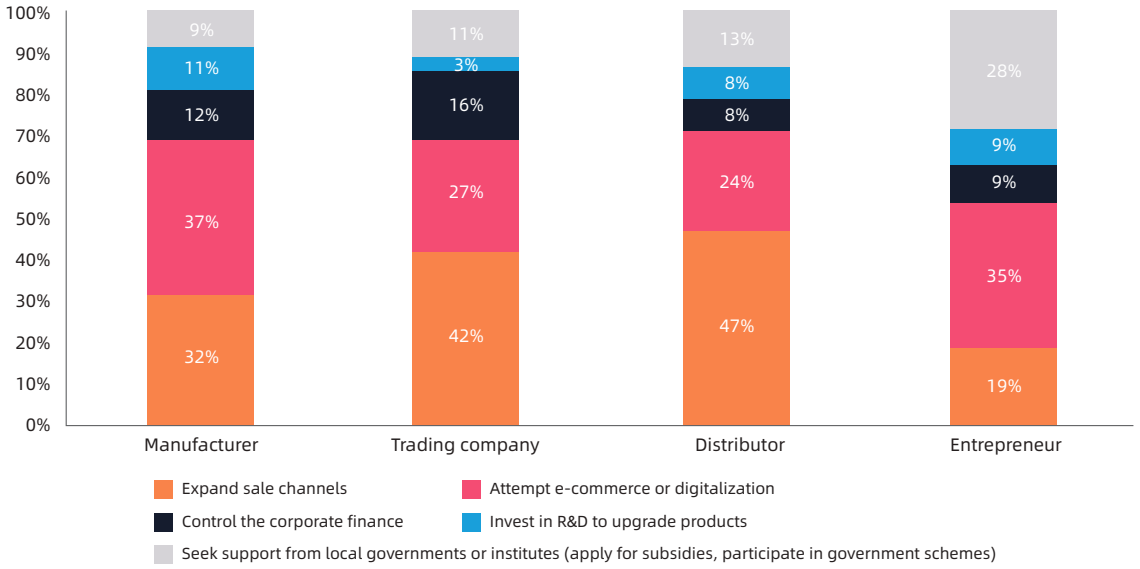
基于阿里巴巴国际站（Alibaba.com）问卷调查数据，图4-1绘制了不同规模的企业在疫情中维持经营的措施。可以看到，规模越小的企业对于政策的支持最为迫切，雇员规模为0-10人的企业寻求当地政府或机构的支持（申请补助、参与政府计划）的比例达到17%，约为10-50人规模企业的2倍，250人以上大型企业的4倍。这一差异化现象同样表现在企业类型中（图4-2），相比于制造商、贸易商、经销商等类型的企业，初创型企业最需要政府或机构的支持，这一比例高达28%，超过制造业企业的3倍，而创业型企业往往都是中小微企业。这说明，中小微企业尤其是小微型和初创型企业由于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脆弱性较高，亟需相关政策介入和支持。

图4-1 不同规模企业在疫情中维持经营的措施



数据来源：阿里巴巴国际站（Alibaba.com）调查。

图4-2 不同类型企业在疫情中维持经营的措施



数据来源：阿里巴巴国际站（Alibaba.com）调查。

政策应对具有及时性、多元性和异质性

鉴于中小微企业的严峻情况，各国均及时采取措施应对，并重点出台维持短期流动性的举措。表4-1对部分主要经济体出台的支持中小微企业政策进行了分类统计，主要包含劳动力政策、税费延期政策、金融政策和结构性政策（详细梳理见附表2）。

劳动力政策主要指与缩短工作时间和临时裁员有关的措施，政府为临时失业的员工提供工资和收入，为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保障就业。税费延期政策主要指为缓解流动性限制而出台的推迟税收、社保金、债务清偿以及房租水电费的措施，并根据情况实施税收直接减免和暂停偿还债务等举措。金融政策则通过简化贷款担保，支持商业银行扩大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加大对其直接贷款力度，并提供赠款和补贴，其中非银行金融中介发挥了重要作用。结构性政策主要帮助中小企业采用新的工作方法和数字技术，并寻找新的市场和销售渠道，以此促进企业恢复和继续运营。

整体来看，工资补贴、所得税/公司税减免和直接贷款是各国普遍采用的政策，这一思路体现在保障就业、降低成本负担和提供短期流动性。发达国家的政策应对更为多元和密集，发展中国家则明显不足。相比于欧美国家更注重劳动力政策和金融政策，中国主要从成本端给中小微企业减税降费，对受疫情打击较大的企业给予侧重（西南证券，2021）[67]。亚洲主要经济体在结构性政策上表现突出，中国、日本、韩国、印尼、巴基斯坦等均出台了支持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举措。

表4-1 部分经济体针对中小微企业出台的抗疫政策分类统计

	中小微企业抗疫政策分类																	
	劳动力政策			税费延期政策					金融政策				结构性政策					
	临时裁员	工资补贴	个体经营	所得税/公司税	增值税	社保和养老金	租金/水电费	债务暂停	贷款担保	直接贷款	赠款和补贴	股票工具	新市场	远程办公/数字化	创新	培训	初创企业	可持续性
China		●		●		●	●	●		●	●		●	●	●	●	●	
U.S.		●	●	●						●	●	●			●			
U.K.	●	●	●	●	●		●	●	●	●	●	●			●		●	●
France	●	●	●	●		●	●	●	●	●	●	●	●	●	●	●	●	●
Germany	●	●	●	●					●	●	●	●		●	●		●	●
Italy	●	●	●	●	●	●	●	●	●	●	●	●	●	●	●		●	●
Canada	●	●	●	●	●		●	●		●		●	●				●	●
Australia		●	●	●				●	●	●	●	●				●		●
Russia		●	●	●		●		●		●		●						
Japan	●	●		●			●		●	●	●		●	●	●	●		●
South Korea		●	●					●	●	●	●		●	●	●	●		●
India		●		●						●		●					●	
Brazil	●	●		●		●		●		●								
South Africa		●		●				●		●		●	●					
Indonesia		●		●	●					●	●			●				
Vietnam		●		●	●	●	●											
Pakistan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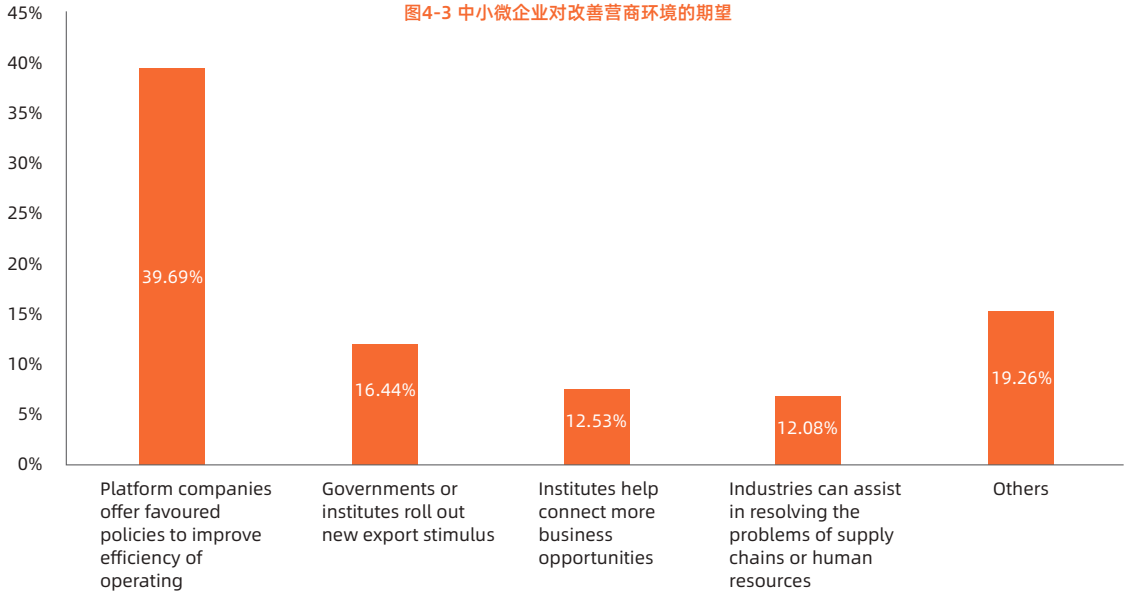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基于OECD两份报告《Coronavirus (COVID-19): SME Policy Responses》和《One Year of SME and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Responses to COVID-19: Lessons Learned to "Build Back Better"》整理。

注： 此表更新至2021年2月，鉴于不断变化的情况，这些统计并不全面，但可以反映各国自疫情爆发一年来的应对政策。

图4-3展示了中小微企业对改善营商环境的期望，可以看到，希望机构帮助连接更多商业机会（12.53%）、政府或机构出台新的出口刺激措施（16.44%）和平台经济（阿里巴巴）提供优惠政策以提升运营效率成为中小微企业主要的政策诉求。图4-4进一步展示了部分经济体的中小微企业期望，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于政府或电商平台帮助其扩大市场和出口均有较强的政策需求。

针对疫情冲击下出口受阻和需求不足的情况，部分国家也已及时采取措施支持中小微企业恢复已有市场或寻找新的替代市场（OECD，2020）[68]，这与企业的政策需求形成良好的匹配。中国鼓励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合作，加大供应链支持力度，包括贷款回收、原材料供应、项目外包等。加拿大授予本国出口发展部门更多的权力以支持企业出口；在欧洲，意大利、西班牙、丹麦等国家为中小企业出口提供贸易融资和担保贷款，比利时和瑞士则提供中小企业出口补贴以支持企业寻找替代市场。印尼、韩国、新西兰、南非等国家也纷纷采取措施，提供紧急流动资金和恢复基金，以帮助本地企业继续参与全球供应链，扩大海外活动，多样化进出口市场。一些世贸组织成员国也通过推迟或减少关税和运费，简化海关手续，尤其对于医疗用品和农产品，以支持本国企业进出口（WTO，2020）[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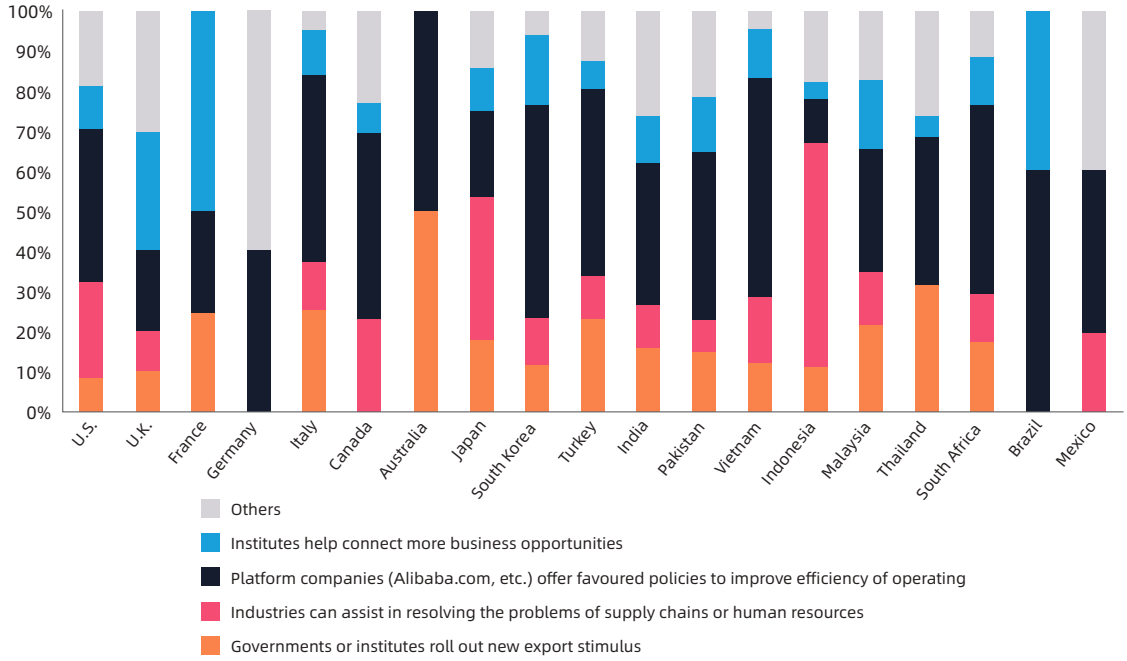
图4-3 中小微企业对改善营商环境的期望



资料来源：阿里巴巴国际站（Alibaba.com）调查。

注：根据OECD划分标准，将雇员规模在250人以下的调查企业视为中小微企业。

图4-4 部分经济体的中小微企业对改善营商环境的期望



资料来源：阿里巴巴国际站（Alibaba.com）调查。

注：根据OECD划分标准，将雇员规模在250人以下的调查企业视为中小微企业；由于某些国家调查样本偏少，不排除存在可能的偏误。

全球抗疫政策产生积极影响但效果有限

整体来看，从2020年6月起，各国针对中小微企业的抗疫政策重心从提供紧急的流动性援助转向支持恢复经营和更好变革。OECD绘制了疫情下全球中小微企业的政策应对时间线（图4-5），尽管疫情在不同国家的爆发时段不同，防控措施的严厉程度也有差异，但支持中小微企业的政策应对具有相似性。2020年3月-6月，各国政府主要利用各类财政和货币政策，避免中小企业出现大规模流动性危机；2020年6月-9月，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但大部分国家仍维持流动性支持措施；2020年9月-2021年3月，第二、三波疫情再次爆发后，流动性支持措施被进一步延长，并更多考虑补贴等金融（信贷）工具；同时，结构性政策也被各国逐步使用，在数字化、新市场、创新创业等方面均加大了支持力度。

图4-5 针对中小微企业的抗疫政策应对时间线

资料来源：OECD报告《One Year of SME and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Responses to COVID-19: Lessons Learned to "Build Back Better"》。

注：图中的时间线为2020年3月到2021年3月，鉴于不断变化的情况，这些统计并不全面，但可以概览全球自疫情爆发一年来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应对政策变化。

政策出台的密度和力度前所未有，并且随疫情发展而及时变化，取得了一定的积极影响。OECD（2020）[70]使用16个欧洲国家近100万家企业的研究表明，与非政策情况相比，政府的干预可以将流动资金短缺的企业比例从30%降至10%。Gourinchas et al.（2020）[71]模拟了11个国家的疫情冲击后发现，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中小企业倒闭的概率将增加6.15个百分点，占就业人数的3.15%。针对英国（Belghitar et al.，2022）[72]、美国（Bartlett & Morse，2021）[73]和中国（万相昱等，2021[74]）的研究也发现，政府支持计划有效延长了小企业生命周期，提高了存活概率。

由于政策设计的不完善和前期累积的风险，与大规模的政府投入相比，面向中小微企业的抗疫政策在大部分经济体中的效果仍然非常有限。如Kuchakov & Skougarevskiy（2022）[75]发现，到2021年初，俄罗斯向中小企业发放的每月超4亿美元的工资补贴对企业的生存、就业和盈利能力等没有明显影响。OECD（2021）[76]认为，疫情爆发初期的政策对所有需要的中小微企业开放，政策的吸收率普遍较高，但广泛而相对容易获取的政策也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影响，造成了效率的损失。

第一，政府支持没有流向最需要的行业和企业。Belghitar et al.（2022）[77]针对英国中小企业的调查表明，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行业并不是从政府支持计划中受益最多的行业；Guerrero-Amezaga et al.（2022）[78]针对拉美国家中小企业的调查也表明，政策对小型和非正规企业的影响有限，其对项目了解较少，申请较少，获得的援助也较少；Gourinchas et al.（2020）[79]表明在某些情况下，不需要支持的中小企业也会受益，而无针对性的财政成本（占GDP的1.82%）要比针对性的成本（占GDP的0.54%）昂贵得多。

第二，政府支持使得企业维持着"不进不出"的状态，影响竞争效率（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2020）[80]。Doerr et al.（2022）[81]的研究也发现，德国应对疫情的措施引发了小型企业的"破产积压"，即财务状况不佳的企业无法及时退出市场，这对创业活力和经济复苏具有潜在的长期影响，作者认为政策应该选择扶持更具创新性的企业，而非延长濒临破产企业的生存时间。

中国减免社保和发放消费券的效果较好

2020年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纾困政策，以支持小微企业应对疫情冲击。这些政策主要分成四大类：一是社保减免，对企业的社保费用实际上免征或者减半征收；二是税收减免或延期缴纳，主要是指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由3%降到1%；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延期缴纳；三是费用减免，包括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中小企业减免房租；四是信贷政策，包括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临时性的延期还本付息、扶贫小额信贷延长还款期限，对企业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支持等。

中国学者研究了上述政策对于中国中小微企业的纾困效果，结果表明，政府的救助政策是必要且有效的。通过模拟数据发现，疫情冲击使小微企业的盈利面由18.87%直接下降到11.49%，企业破产率上升2.46个百分点，这会导致将近1832.46万人失业；但在相关救助措施实施后，企业盈利比例会上升到14.65%，破产率下降1.05个百分点，失业人数也会减少783.33万人（万相昱等，2021）[82]。

在这些政策中，减税降费政策的效果要好于金融（信贷）支持政策。张淑翠等（2020）[83]利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研究发现，中国的财政政策中，减负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帮扶作用要显著优于贴息补助政策。蔡伟贤等（2021）[84]利用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数据（ESIEC）的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和稳岗政策分别使企业正常经营的概率显著提高约4.6和3.9个百分点，而金融支持和租金减免的政策效应不显著。这一结论与ESIEC（2021）[85]的评估相一致，减税降费等税收支持政策和缓缴免缴社保的稳岗政策都显著提高了疫情冲击下，企业复工复产的可能性；税收政策还显著降低了企业遭遇现金流困难的可能性。田建强和徐枫（2021）[86]基于中国人民银行某省分行调查数据的研究也发现，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政策能够显著降低营业成本和利息支出，但未能有效增加小微企业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究其原因，减税降费政策可能更多惠及已有亏损的中小企业，但直接补贴仅能帮助到能够产生盈利的企业，覆盖面不广（张淑翠等，2020）[87]；另外，针对小微经营者的直接补贴（如免息或低息贷款等）很可能由于现实条件限制而无法精准落实到位，进而显现出融资成本的“幸存者偏差”现象（张晓波等，2020）[88]。

在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中，社保减免政策的效果最为显著。甘犁等（2022）[89]基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的家户调查数据进行计算，认为在全国范围内社保减免的政策效果最为显著，减免社保增加了企业雇佣人数，改善了企业主的宏观经济预期；同时，社保减免政策中真正最有效果的是养老保险减免的政策。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微观模拟（Micro-Simulation）模型的支持，万相昱等（2021）[90]模拟降费政策的结果发现，养老保险缴费方面的纾困政策对小微企业减负效果最大，预计全年减免和缓缴金额为1847亿元；其次是基本医疗保险，预计全年减免和缓缴金额为907亿元；失业和工伤保险受缴费规模等因素影响，减免规模较小，分别为43亿和27亿元，这可能是因为失业保险的标准和覆盖率都比较低（甘犁等，2022）[91]。有学者将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基数，进一步测算比较了不同规模企业的社会保障缴费减免金额（韩克庆，2022）[92]，结果表明中小微企业相比大企业的政策效果更为明显；社保减免政策单月减免企业养老、失业、工伤等三项社会保险费共2546.8亿元，其中减免大型企业293.0亿元，减免中小微企业2253.8亿元；在总减免时长内，阶段性减免企业三项社会保险费共计12148.0亿元，其中减免大型企业879.0亿元，减免中小微企业11268.9亿元（不含湖北省）。

自中国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后，小微企业的困境由供给端转向需求端。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教授认为，在低收入群体收入下降和小微企业需求不足之间，存在一个不良小循环：疫情造成了普遍的收入冲击，但对低收入群体造成的收入冲击更大，导致这部分群体的消费减少；面向这些群体的小微企业就面临订单不足，进而减少劳动需求，这又反过来影响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收入和消费。

因此，除了减税降费和信贷支持等政策外，同样需要重视消费刺激。考虑到小微经营者较为集中地分布于面向居民日常生活的行业，直接补贴消费者很可能有助于小微经营的恢复（张晓波等，2020）[93]；如对低收入阶层进行现金转移支付或者发放消费券，以此来刺激消费，解决小微企业的订单问题（甘犁等，2020）[94]。已有研究证实了这一论断，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利用蚂蚁金服数据的研究表明，规模越小的经营者从发券中受益越大，相比发券前一周，经营流水小、中、大的商家经营流水分别增长了6.6倍、1.44倍和0.8倍（蚂蚁集团研究院，2020）[95]。李天一（2021）[96]利用百万量级中小微企业日度经营数据的研究也表明，在地区发放消费券后，中小微企业和小微企业营收分别提高了28.17%和26.99%；针对住宿餐饮业的带动效果尤为显著，该行业中小微企业和小微企业的营业收入分别提高了70.68%和74.30%，远高于对批发零售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带动效果。

美国“薪资保障计划（PPP）”遭受争议

相比于中国和欧洲，美国针对劳动力市场的抗疫政策较为集中，核心是“保就业”。一方面，通过失业保险来稳住收入和消费，另一方面，通过直接对小企业进行工资补贴来降低失业率。为应对疫情，美国联邦政府于2020年3月27日通过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案》（Coronavirus Aid，Relief，and Economic Security Act，简称CARES Act），其中包含一项针对小企业工资支付的专项救助方案，即“薪资保障计划”（Paycheck Protect Plan，简称PPP）。该计划旨在帮助美国小企业在疫情期间维持经营，特别是保证员工的工资支付，政策核心是符合条件的企业可向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所认定的金融机构申请联邦政府担保贷款，若企业满足将至少60%的贷款用于支付员工工资，则有资格申请免除贷款偿还[97]。“薪资保障计划”第一、二轮总资金规模高达6500亿美元，被认为是美国为应对经济大规模衰退而出台的最具雄心和创造性的财政政策（Hubbard & Strain，2020）[98]，也是规模最大的小企业支持政策（Bhutta et al.，2020）[99]。

但是，因理论预期与实际效果不匹配，“薪资保障计划（PPP）”引发了较大争议。根据政策最初设计，PPP贷款用来补偿持续经营和业务倒闭之间的差额，对于小企业而言，这种补偿应当能使得其理性决策更加倾向于选择继续经营并维持就业；因此从理论上讲，美国联邦发放更多PPP贷款可以有效保护地方上遭受的失业冲击[100]。但实际上，由于PPP的监管和核算机制存在一些漏洞，负责审核和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很容易因金融资源的分配不公导致“马太效应”，即经营状况相对好、脆弱性相对低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更多的贷款，而经营状况相对较差，更需要帮助的企业则获得更少的贷款甚至无法申请；“骗贷”与资金滥用的风险甚至可能会导致出现大量的“僵尸企业”与永久性失业人员[101]。

一支文献证实了PPP计划对降低失业率、扩大小企业雇员规模、提升小企业生存概率的积极影响。Moody（2020）[102]研究了PPP覆盖率和失业率变化的相关性，发现PPP覆盖率越高，失业率的攀升越受到抑制，并且疫情在PPP覆盖率较低的州造成了更多的失业。Hubbard & Strain（2020）[103]发现PPP计划显著增加了小企业的雇员规模，改善了财务状况，并且这种积极影响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强，在2020年8月的效果要高于当年4月/5月的水平。James et al.（2021）[104]发现县一级的小企业破产申请与其PPP贷款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Bartik et al.（2020a，2020b）[105]进一步基于北美最大的小企业网络（Alignable）的调查发现，第一轮PPP计划将企业预期的生存概率提升了约9-22个百分点，并且从PPP计划中获得更多小企业贷款和失业保险支出更高的州在疫情中的经济复苏更快。Bartlett & Morse（2021）[106]利用美国加州奥克兰市约1000家小微企业的数据发现，PPP计划将雇员规模在1-5人的微型企业中期生存概率提高了20.5%，但对6-50人雇员规模的小型企业没有明显影响，这是因为微型企业在经济低迷时期更缺乏灵活的劳动力成本，即不能通过灵活调整雇员规模来减轻冲击。虽然PPP计划在支持就业、刺激消费等方面的政策短期目标已经实现，但要完全肯定PPP计划还为时尚早，防止倒闭、提高生产率等中期目标的实现还有待进一步观察（Hubbard & Strain，2020）[107]。

另一支文献则为PPP计划对规模更小、濒临倒闭、银行歧视和少数族裔的小企业的消极影响提供了更多的证据。Humphries et al.（2020）[108]认为信息摩擦成本和“先到先得”设计使得PPP贷款资源向规模相对更大的企业倾斜，规模更小的企业对PPP计划的了解更少，申请的可能性更小，处理时间会更长，申请成功率也会更低。Gourinchas et al.（2020）[109]则发现大规模应对疫情的资金投入通常流向了那些生存能力更强、能够自我恢复的企业，而濒临倒闭的企业则不会得到过多的支持。Li（2021）[110]也没有发现证据表明疫情影响的严重程度与任何援助计划的申请和批准率有关，这意味着救济资金没有到达最需要流动性注入的小企业中。在PPP计划的实施过程中，银行等金融机构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Granja et al.（2020）[111]发现银行的与小企业局（SBA）的关系、数字化转型程度等特征，可以解释为什么PPP贷款最初并非流向受疫情影响更严重地区。Fairlie & Fossen（2021）[112]评估了族裔身份在PPP计划中的影响，发现企业的PPP贷款申请成功率与社区人口或企业劳动力中的少数族裔比重仅有轻微的正相关关系，而PPP贷款金额更是与少数族裔比重呈现负向相关；Atkins et al.（2022）[113]也发现黑人企业主获得的贷款与其他特征相似的白人企业主获得的贷款要低50%。

整体来看，相比于PPP计划本身的资金投入规模，该计划带来的短期和中期就业效应要小得多。可能的原因在于，该计划主要针对企业的薪资支付，但许多企业利用PPP贷款进行非薪资类的支出以及储蓄；同时，PPP计划出现了一定的错配，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得到了更多的贷款，受疫情冲击更严重的地区却没有得到更多的贷款支持（Granja et al.，2020）[114]。

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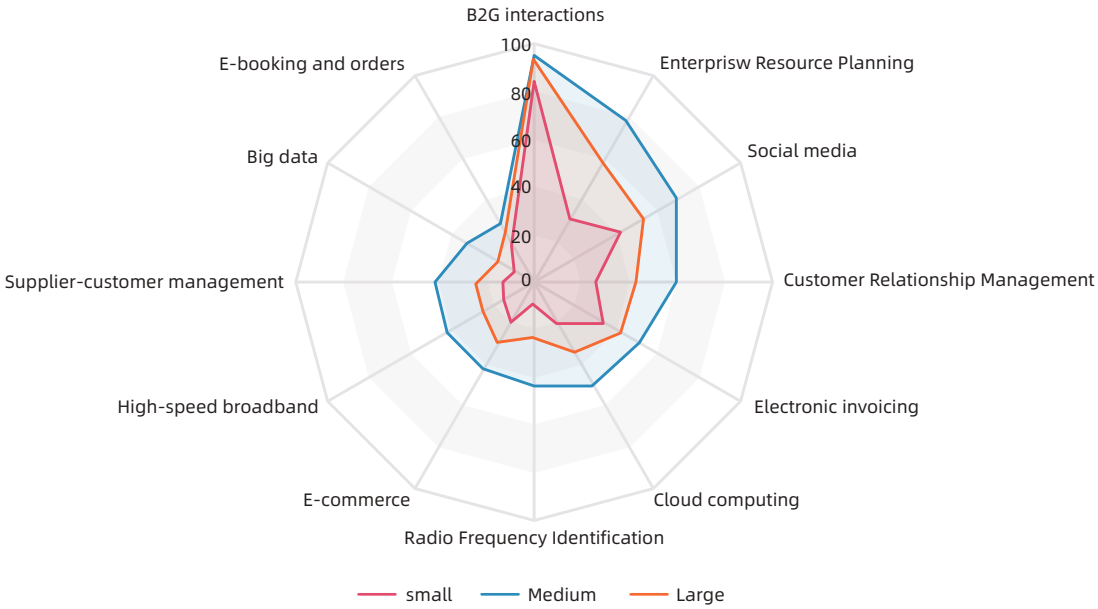
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倡议

数字化可以为中小微企业创造前所未有的机会，克服企业在创新、走向全球和发展过程中通常面临的与规模相关的障碍，但现实是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远远落后（OECD，2021）[115]。疫情冲击导致规模越小的企业在成本调整方面缺乏足够弹性和灵活性，而数字化通过提供及时性的政策应对信息和工作流程变更，降低了中小微企业搜寻、预防等一系列防疫的经济成本，电子商务等带来的新市场扩大创造了规模经济，也能够帮助企业更好融入全球市场。在中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道路上，科技型平台和政策支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疫情加速中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是竞争力的主要驱动力，但规模越小的企业数字技术采用率越低。数字化对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更快的信息访问和网络连接降低了搜寻和交易成本，市场的整合和扩大降低了运输和运营成本，金融、培训、数据分析等资源获取的便利提升了经营效率（OECD，2021）[116]。使用韩国制造业中小企业数据的研究发现，使用了“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机器人技术”等第四次工业革命（4IR）核心技术的企业技术效率比未采用企业平均高出26%以上（Hwang & Kim，2022）[117]。但是，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仍然落后，图5-1展示了OECD国家的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的数字技术采用率差异，可以看到在各项数字技术中，规模越小的企业各项采用率均越低；并且对于越复杂的数字技术，中小企业越难掌握和实施，其更倾向于在一般性的行政和销售业务上进行数字转型。

图5-1 不同规模企业的数字化采用情况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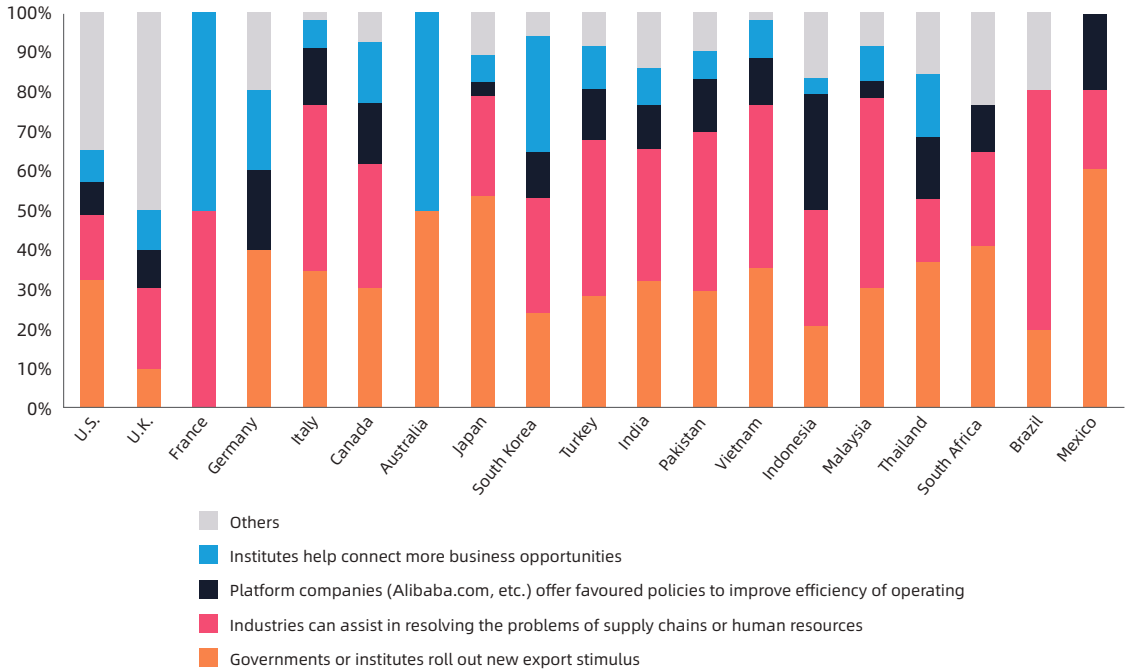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OECD两份报告《SME and Entrepreneurship Outlook 2021》和《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MEs 2021》。

注：数值代表OECD各个国家数字技术采用率的中位数，各国数字技术采用率为2015-2018年平均值。

疫情凸显了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并成为数字化的加速器。疫情和相应的封控措施使得面对面工作和线下业务开展等面临极大阻碍，数字化帮助中小微企业将经营活动转移到线上，远程工作、电子商务、金融科技等数字技术蓬勃发展（见附表4）。图5-2展示了部分经济体的中小微企业在疫情中维持经营的措施，可以看到企业尝试电子商务或数字化的比例在各国数据中均较高，主要经济体的调查数据也显示，自2020年5月起，中小企业对于数字技术和在线销售的采用有所增加[118]，OECD调查表示这一比例高达70%[119]。疫情爆发初期，在美国，远程办公的小企业比例从12%增加到20%，采用数字零售的小企业比例从10%增加到17%[120]；在德国，三分之一的中小企业认为数字化在疫情下已经越来越重要[121]；在加拿大，26%的拥有在线业务的中小企业中，30%的销售额有所增长[122]。随着疫情的持续，数字化转型将成为结构性和持久性的变化。惠普（2020）[123]在2020年底对亚太地区16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越南中小企业的预期最为乐观，其中47%的企业认为数字化采用是疫情后增长的关键；在中国，采用线上经营的小微企业比例自疫情爆发以来稳中有升，2021年2季度已有45.6%的小微经营者在经营中使用了数字化手段（如电子信息化系统、网上销售系统、电子收单系统等），其中商务服务业中的比例接近60%[124]。

图5-2 部分经济体的中小微企业在疫情中维持经营的措施



数据来源： 阿里巴巴国际站（Alibaba.com）调查。

注：根据OECD划分标准，将雇员规模在250人以下的调查企业视为中小微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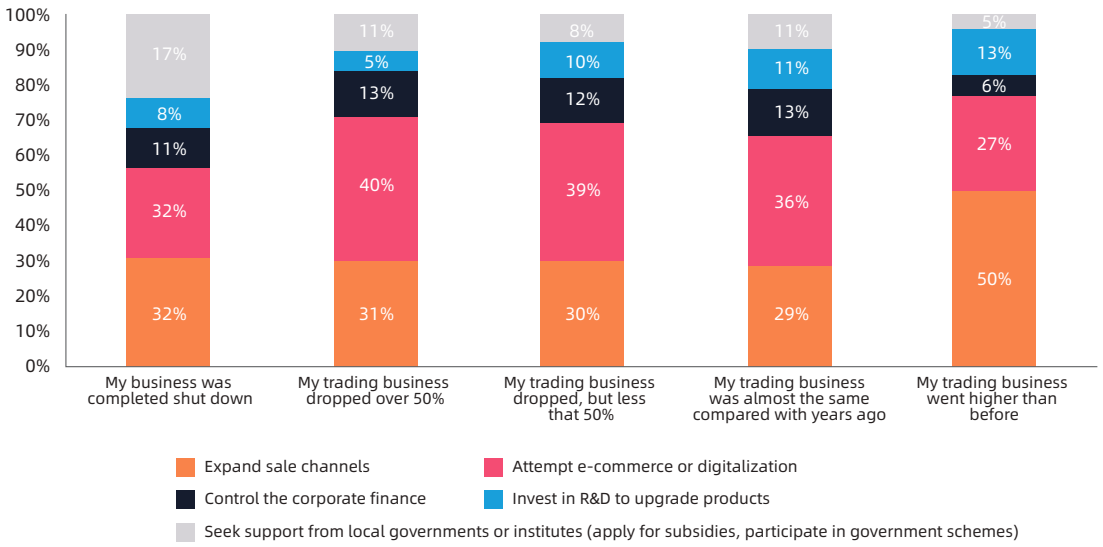
政策和平台的推动在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中起到关键作用。中小微企业数字化滞后源于一系列障碍，例如信息匮乏、资本不足、意识不足等，规模越小的企业往往面临更大的数字转型困难（OECD，2019）[125]，因此，政府和大型数字平台能够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OECD国家近年来纷纷推出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战略，主要集中在经济支持和咨询、信息、技术等支持，并在疫情下出台了专项支持政策（见附表3）；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上云”，《“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提供顶层设计，阿里巴巴、腾讯等大型平台企业积极输出商业实践；德国（Quick Start Online）和意大利（Accelera）获得了亚马逊的国家定制服务，旨在支持愿意从事电子商务的中小企业；在越南，金融科技的使用提升了中小企业贷款申请的效率；巴基斯坦政府推出了数字医疗平台，并联合一些中东国家发起了数字合作组织（DCO），以加速数字化在其经济各方面的渗透。

电子商务缓解疫情冲击并扩大出口

网络零售带来的需求增长加速中小微企业使用电子商务的进程。疫情冲击导致的社会距离增加和严格封锁措施导致大部分传统实体零售关门闭店，但与此同时，网络零售额却迎来增长，需求提升加速了中小微企业数字转型和复苏的进程（OECD，2020）[126]。在美国，2020年2-4月，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额同比下降7.7%，但电商零售额增长了14.8%；在欧盟，2020年4月零售总额下降了17.9%，但通过互联网和邮购点产生的零售额却增长了30%。英国电子商务在零售中的份额自2018Q1的17.3%上升到2019Q1的20.3%，然后大幅上升至2020Q1的31.3%；中国在2020年1-8月的累计网络零售比重达24.6%，高于2019（19.4%）和2018年（17.3%）同期。同样，拉丁美洲的线上市场Mercado Libre 在2020年2季度日均售出商品数量是2019年的二倍；非洲电子商务平台Jumia 在2020年前六个月的交易量增加了50%以上；泰国在3月实施部分封锁到全面采取紧急措施的一周内，购物应用程序的下载量激增了60%[127]。

电子商务平台对疫情冲击更严重、规模更小的企业作用更大。欧盟数据显示[128]，疫情前小型企业（35%）比中型（29%）和大型企业（23%）更有可能在电商平台上销售。图5-3展示了受疫情不同冲击程度的中小微企业维持经营的措施，对于营业额出现下滑/不变的企业而言，尝试电子商务或数字化，以及扩展销售渠道均为其维持经营最主要的措施，营业额下降50%以上的企业两者比例更高；而濒临倒闭的企业可能更需要政府扶持，营业额不降反升的企业可能已经享受到了疫情加速电商发展的红利，因此有更强烈的意愿扩展市场。进一步的，图5-4展示了不同规模的企业对阿里巴巴海外电商平台的评价，可以看到，认为阿里电商平台在疫情后非常重要的比例在0-10人的微型企业中最高，在25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中最低，而认为阿里电商价值仅一般般的比例正好相反。以上调查结果反映出，电子商务平台具有削弱疫情冲击的能力，并且疫情中电商平台的使用对于规模越小的企业帮助更大。对于中国国内的研究结论一致，数字电商发展最发达的地区，小微企业存活率比最低的地区高了7个百分点[129]。疫情之下，数字电商发展更为成熟的领域，经济下降势头得到了缓解；同时，电商发展削弱了疫情对企业预期的负面冲击，电商发展指数越高的地方，复工率越高，中小微企业对自身发展及宏观经济的预期也越好，其中的机制在于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降低企业资金约束（Wang et al.）[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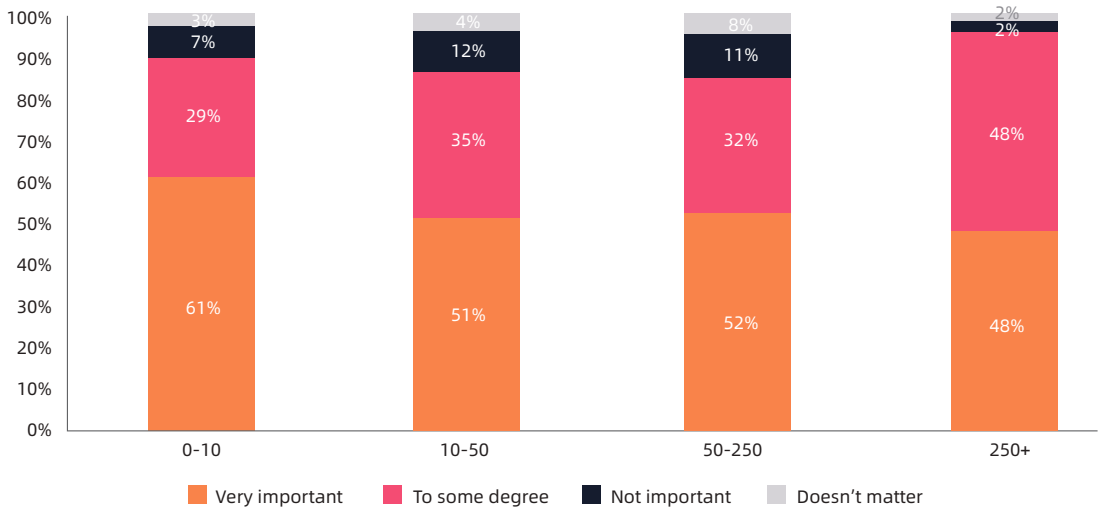
图5-3 受疫情不同冲击程度的中小微企业维持经营的措施



数据来源：阿里巴巴国际站（Alibaba.com）调查。

注：根据OECD划分标准，将雇员规模在250人以下的调查企业视为中小微企业。

图5-4 不同规模企业对阿里国际站（Alibaba.com）价值的评价



数据来源：阿里巴巴国际站（Alibaba.com）调查

疫情期间跨境电商等数字贸易新业态加速中小微企业出口。 疫情促进了互联网、大数据与传统外贸产业相结合，提高了交易撮合、报关和通关的线上化水平，传统货物贸易数字化发展带来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中国银行研究院，2021）[131]。据WTO数据[132]，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总额下降了5.3%，但全球B2C跨境电商贸易额不降反升，从2018年的约6500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约1万亿美元。在跨境电商平台上，国际分工的门槛被不断降低，全球贸易出现碎片化和高频次的特点；相比大型企业，中小微企业能够更灵活把握市场需求，更有动力在垂直细分领域提供产品和服务，因此可以广泛参与全球贸易[133]，成为“微型跨国企业”，为全球买家提供多样化的“本地制造”和轻定制服务；亚洲大部分跨境电商企业属于“微型跨国企业”，他们的员工不足100人，善用数字平台，平均运营3.56个海外站点，预测未来3年将进入强增长周期（德勤，2021）[134]。中国在全球跨境电商中处于领先地位，根据阿里巴巴国际站发布的中小企业外贸（出口）景气指数来看[135]，疫情期间中国中小企业外贸出口整体处于景气区间，出口呈现“量价齐升”的特点：一万家样本企业整体交易额同比提升73.4%，订单量提升33.5%，产品附加值也有所提高，平均笔单价同比提高28.8%。

数字化转型中对政府和企业的倡议

对于政府：

- 加快建设国内信息通信网络、数据中心、移动支付系统等数字化基础设施，缩小国家、地区和部门间的数字鸿沟。
- 为数字化时代的弱势群体提供技能培训和社会关怀等公共服务，提升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的数字化能力，赋能女性、老年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数字素养和意识。
- 建立完善全面的电子商务法律监管框架，在电子签名和交易、数据管理、消费者保护和网络安全等方面加速推进，为线上商家和消费者提供一个安全、可信、高效和可靠的商业环境。

对于企业：

- 积极参与政府和大型平台企业提供的数字化服务和解决方案，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工具降低经营成本，加快自身数字能力建设。
- 积极加入相关行业协会和企业组织，充分关注和获取数字化相关政策和信息，合理表达自身在数字化转型中的问题和政策诉求。

附录

附表1 部分经济体针对中小微企业的划分标准

经济体	中小微企业划分标准
中国	根据企业雇员人数、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划分中小企业类型。例：建筑业中小企业要求营业收入或资产总额8亿元以下；零售业中小企业要求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亿元以下。
美国	根据企业雇员人数划分企业规模，小型企业定义为雇员少于500人的独立企业。没有中型、小型、微型企业之分，统称小型企业。
OECD	根据企业雇员人数划分企业规模，微型企业雇员人数小于10人，小型企业雇员人数为10-50，中型企业雇员人数为50-250，大型企业雇员人数为250+。
欧盟	根据雇员人数、营业收人、总资产和独立性四个指标划分企业规模，小型企业标准：雇员人数小于50人、营业收入小于700万欧元或总资产小于500万欧元；中型企业标准：雇员人数小于250人、营业收入小于4000万欧元或总资产小于2700万欧元。
英国	根据雇员人数、营业额、行业分类划分企业规模，例：制造业小企业雇员人数不超过200；建筑业小企业雇员人数不超过20；汽车贸易业小企业年营业额不超过10万英镑。
法国	根据雇员人数、行业分类划分企业规模，例：制造业、服务业的中小企业要求雇员人数11-500；手工业中小企业要求雇员人数10人以下。
德国	根据企业雇员人数划分企业规模，小型企业雇员人数为1-49、中型企业雇员人数为50-500，大型企业雇员人数为500+。
意大利	根据雇员人数、营业额或资产负债表总额划分企业规模，微型企业（员工数量少于10人，营业额等于或低于200万欧元或资产小于200万欧元）；小型企业（员工数量10-49，营业额不大于1000万欧元或资产小于1000万欧元）；中型企业（员工数量20-250，营业额不大于5000万欧元或资产小于4300万欧元）。
加拿大	根据企业雇员人数划分企业规模，其中小型企业雇员人数为1-99，中型企业雇员人数为100-499，大型企业雇员人数为500+。
澳大利亚	根据企业雇员人数划分企业规模，其中零员工企业雇员人数为0、微型企业雇员人数为1-4、小型企业雇员人数为5-19、中型企业雇员人数为20-199，大型企业雇员人数为200+。
俄罗斯	根据企业雇员人数和收入划分企业规模，其中微型企业（雇员小于15人，收入小于120百万卢布）、小型企业（雇员人数16-100，收入小于800百万卢布）、中型企业（雇员人数101-250，收入小于2000百万卢布）；对于轻工业，制定了单独的标准。
日本	根据企业雇员人数、企业行业、收入划分企业规模，服务业中雇佣人数不大于100、收入不大于5000万日元为中小企业；零售业中雇佣人数不大于50、收入不大于5000万日元为中小企业；批发业中雇佣人数不大于100、收入不大于1亿日元为中小企业；制造业及其他行业中雇佣人数不大于300、收入大于3亿日元为中小企业。
韩国	根据业务类型大小划分企业规模，公司主营业务三年平均销售额满足一定条件即可划分为中小企业。此外，无论业务类型如何，中小企业的总资产不超过5000亿韩元。
印度	根据厂房及机械、设备投资及年营业额划分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的中小微规模。
巴西	根据收入划分企业规模，最高年收入为4800万R$雷亚尔（约110万美元）。
南非	根据雇员数量、营业额、总资产划分企业规模，中小企业是雇员数量不足100（特定行业为200）、营业额在400万至5000万兰特、总资产在200万至1800万兰特之间的企业。
印度尼西亚	根据收入和总资产划分企业规模，中小企业销售收入不超过500亿卢比或总资产不超过100亿卢比。
越南	根据企业雇员人数、企业行业和总收入划分企业规模，例如：对农业、林业、渔业、工业和建筑业，中小微企业员工人数不超过200人，总收入低于870万美元或总资本低于430万美元；对于贸易和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员工人数不超过100人，总收入低于1300万美元或总资本低于430万美元。
巴基斯坦	根据年销售额划分企业规模，小型企业（SE，年销售额不超过1.5亿卢比）、中型企业（ME，年销售额在1.5亿卢比至8亿卢比）。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统计局、中小企业局等。

附表2 部分经济体针对中小微企业的抗疫政策

经济体	针对中小微企业的抗疫政策
中国	（1）社保减免，对企业的社保费用实际上免征或者减半征收。 （2）税收减免或延期缴纳：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由3%降到1%；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延期缴纳。 （3）费用减免，包括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中小企业，减免房租。 （4）信贷政策，包括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临时性的延期还本付息、扶贫小额信贷延长还款期限，对企业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支持等。
美国	（1）降息、量化宽松与回购。 （2）新贷款计划：主要为薪资保护计划流动性设施（PPPLF），通过向银行借钱，以便他们可以通过薪资保障计划（PPP）向小企业借钱。 （3）放松监管：①2020年12月16日，美联储宣布其量化宽松政策将继续，以实现通胀和就业目标。②暂时允许银行从其资产负债表中排除国债和美联储银行的存款，以计算准备金要求，允许它们提供更多贷款。 （4）政府于3月13日宣布向小企业提供500亿美元的贷款。小企业管理局将为因疫情而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的小企业提供低息联邦灾难贷款，以营运资金。财政部将推迟纳税，不收取利息或罚款，以加强流动性。 （5）第三轮经济刺激措施（CARES法案）中包括3490亿美元，用于支持小企业的营业中断贷款，利息不超过1000万美元（薪资保障计划，PPP）。如果这些小企业保持危机前的雇员就业水平，那么小企业用于工资、租金，现有债务利息和公用事业八周的贷款本金将被免除。
OECD	（1）引入、扩大或简化了贷款担保的提供，以使商业银行能够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 （2）各国通过公共机构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直接贷款力度。 （3）政策支持组合中越来越多地使用非银行金融支持中介。 （4）出台与缩短工作时间、临时裁员和病假有关的措施，其中一些直接针对中小企业。同样，政府为临时下岗的员工提供工资和收入支持，或为企业保障就业。在许多情况下，各国都采取了专门针对个体经营者的措施。 （5）为了缓解流动性限制，许多国家采取了推迟税收、社会保障支付、债务支付以及租金和水电费支付的措施。 （6）向中小企业和其他公司提供赠款和补贴，以弥补收入的下降。 （7）制定结构性政策，以帮助中小企业采用新的工作方法和（数字）技术，并寻找新的市场和销售渠道以解决短期挑战，例如引入远程办公，但也有助于以更具结构性的方式增强中小企业的复原力并支持其进一步发展。 （8）出台了具体计划，以监测危机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并加强对中小企业相关政策应对措施的治理。
欧盟	（1）降低利率并放宽了有针对性的长期再融资业务（TLTROIII）的贷款要求。又宣布了一系列新的长期再融资业务，称为“大流行紧急长期再融资操作”（PELTRO），以提供额外的贷款流动性。 （2）欧洲央行激活或创建了与丹麦，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中央银行的货币互换。所有这些都是不使用欧元的欧洲国家，互换有助于确保这些国家有足够的欧元用于以欧元计价的融资。2020年6月25日，欧洲央行为中央银行创建了欧元体系回购工具（EUREP）。 （3）欧洲央行大幅增加了其债券购买计划。在2020年3月19日，它宣布了一项名为大流行紧急购买计划（PEPP）的资产购买计划。 （4）增强流动性，暂时降低了银行需要持有的资本水平，以允许它们增加贷款。 （5）欧共体发布了复苏和复原力基金（RRF），其中6725亿欧元专门用于贷款和赠款，为成员国提供大规模财政支持，为可持续复苏做准备。RRF是下一代欧盟基金的核心部分，旨在到2024年提供额外GDP的2%，并创造200万个就业机会，特别是加速中小企业的绿色和数字转型。
英国	（1）英国央行两次下调基准利率：2020年3月11日从0.75%降至0.25%，2020年3月19日从0.25%降至0.1%。 （2）英国央行启动了其应急定期回购工具（CTFR），这是在现有回购的基础上额外进行的为期三个月的回购操作。 （3）英国央行宣布将重启量化宽松政策，提供6450亿英镑的政府和非金融投资级公司债券。 （4）英国央行已经启动了一系列额外的贷款和资产购买计划，以在危机期间提供信贷。 （5）英国央行启动了疫情期间企业融资基金（CCFF），该基金将购买至少12个月的商业票据。 （6）监管变化：2020年3月11日，英国央行允许银行使用他们称之为“反周期资本缓冲”的准备金。 （7）第一项一揽子计划在英国预算中拨款近300亿英镑用于财政刺激和救济。它主要包括：①为零售商减税；②向小企业提供现金补助；③为小企业支付病假工资费用的补贴；④扩大自营职业者获得政府福利的机会。 （8）第二轮一揽子计划包括3300亿英镑的商业贷款和贷款担保。这些贷款计划已包含针对中小型企业的疫情业务中断的贷款计划（CBILS）。还包含200亿英镑的商业减税，并向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企业提供资金。 （9）第三个一揽子计划包括以下内容：①一项向公司发放补助金的计划：向将员工保留不解雇的公司发放高达80%工人工资补贴。②570万家自雇企业受益于增值税延期至下一季度以及2020年7月所得税缴纳推迟至2021年1月。 （10）第四项一揽子计划为自雇人士提供高达2500英镑的现金补助。 （11）第五项刺激和救济计划包含将六个月的销售税从20%降至5% （12）2021年3月，英国政府宣布将有650亿英镑用于对于受到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的刺激和救济，其中包括：①50亿英镑的新业务赠款，以帮助他们重新开放。②对因疫情限制而延迟开业的企业的激励性补助将放宽。③将5%的增值税减免延长至2021年9月30日。

法国	（1）2020年3月17日，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宣布了一项450亿欧元的援助计划，包括以下内容：①为自雇人士和非常小的企业直接支付20亿欧元；②推迟中小型企业的租金和水电费；③企业救助贷款资金。 （2）政府设立了20亿欧元的个体经营者互助基金，当个体经营者和小公司营业额低于100万欧元且营业额下降70%或更多时，根据具体情况提供免缴公司税和所得税。
德国	（1）经济稳定基金。提供4000亿欧元的贷款担保，1000亿欧元用于购买陷入困境的公司的股权，1000亿欧元用于向德国开发银行提供再融资贷款。 （2）德国通过了一项1560亿欧元的补充预算，暂停了现有的政府债务规则，以帮助受到疫情影响的相关企业提供资金，其中包括：①为小企业，自雇人士等提供500亿欧元的紧急流动性计划。②扩大对工程共享付款的供资（工作共享是公司减少员工工作时间作为裁员的替代方案）。 （3）德国政府宣布了另一项价值1300亿欧元的刺激计划包括以下内容： ①增值税（VAT）削减，所有商品的正常增值税税率将从19%降至16%；②80亿欧元的商业减税；③向中小企业提供250亿欧元的援助，以弥补与病毒有关的损失。④德国财政部宣布能够证明自己受到疫情直接和重大影响的纳税人可以申请推迟或降低他们欠税到2020年12月31日。 （4）2021年4月27日，德国政府通过了德国复苏和弹性计划（DARP），预计将获得约280亿欧元的赠款，以支持节能交通和建筑以及数字化转型政策。
意大利	（1）第一个刺激和救济计划（称之为CuraItalia法律）。它包含大约250亿欧元的条款，涉及51亿欧元用于增加业务流动性。其中包括：①暂停偿还中小企业贷款；②增加中小企业担保基金，帮助中小企业获得信贷。③包括16亿欧元用于所有在受疫情影响的行业工作的企业、自雇人士和个人纳税人的暂停纳税和提供税收优惠。由于紧急情况而关闭的商店和小企业获得了相当于2020年3月租金60%的税收抵免。 （2）第二个刺激计划于2020年4月6日发布。这项“恢复流动性”法律为政府、国家投资银行和出口银行提供了4000亿欧元的贷款担保。 （3）第三个550亿欧元的一揽子计划于2020年5月13日获得批准。它包括以下条款：①为员工和自雇人士提供256亿欧元的福利；②40亿欧元的区域商业减税。 （4）通过了价值54亿欧元的第四项刺激计划。它包括向企业支付24亿欧元：补贴和减税租金和住房。 （5）批准了一项新的4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170亿欧元将赠款给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公司。该法案中的其他措施包括额外的医疗保健资金和对公司的税收减免。
加拿大	（1）降息：加拿大央行（BOC）已三次下调基准利率。 （2）除了现有的1个月和3个月回购协议外，中央银行还增加了6个月和12个月的回购业务。 （3）开展“常设流动性工具”的银行贷款计划：它向更广泛的银行提供贷款，并接受比回购计划更广泛的抵押品。它还启动了一项称为长期流动性工具的计划，该计划将向更广泛的银行提供贷款，并接受比长期流动性工具更广泛的抵押品。 （4）中行宣布了其首个量化宽松计划：计划每周购买50亿加元政府债券，直到“经济复苏进展顺利”。 （5）中行要求零售商继续接受现金，以确保现金供应不会中断。 （6）2020年3月13日，政府宣布了一项100亿加元的商业贷款计划。它主要有以下内容：①提交企业所得税的时间延长至2020年6月1日，并将税款缴纳延长至2020年9月1日；②为不符合上述补贴条件的小企业提供10%的工资补贴；③为因疫情而不得不关闭或损失70%收入的小型企业提供75%的租金减免；④将销售税和进口关税付款推迟到2020年6月30日。 （7）加拿大政府在三年内拨出1014亿加元以支持经济复苏。2021年预算一半以上将用于工资和租金补贴等疫情恢复措施。预算还包括一项新计划，以帮助中小公司进行招聘。
澳大利亚	（1）两次将其三年期澳大利亚政府债券收益率目标利率从0.75%下调至0.25%。 （2）澳洲联储隔夜再次下调目标，将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下调至0.10%。 （3）2020年3月19日，它启动了一项900亿澳元的定期融资机制，向银行提供贷款，使它们能够扩大商业贷款，尤其是对中小型企业的贷款。 （4）澳大利亚银行将为小企业推迟六个月的贷款支付。 （5）政府宣布了一项180亿澳元的联邦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包括支持小企业投资和现金流援助的措施： ①政府正在将即时资产注销门槛从30000澳元提高到150000澳元，并扩大准入范围，将年营业额总额低于5亿澳元的企业纳入。、 ②政府引入限时15个月的投资激励措施，通过加速折旧扣除，在短期内支持商业投资和经济增长。营业额低于5亿澳元的企业将能够在安装合格资产时扣除50%的成本，现有折旧规则适用于资产成本的余额。 ③促进雇主现金流措施将向中小型企业提供高达25000澳元的回馈，符合条件的企业最低支付2000澳元。 （5）授权向小企业支付高达100000澳元的补贴，其中319亿澳元以支付工资，并将保证向小企业提供50%的新贷款。它还包含额外550澳元的福利金。
俄罗斯	（1）俄罗斯宣布将设立一个3000亿卢布的基金，以在疫情期间帮助中小企业： ①暂停6个月的中小企业支付强制性保险费。 ②将所有中小企业的保险费从30%降低到15%。 ③暂停对中小企业进行税务、海关和其他检查。 ④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付息不予处罚，对利润下降30%以上的个人独资企业贷款给予延期还款期。 ⑤政府将扩大中小企业软信贷计划，并允许对现有信贷的债务进行重组。 ⑥陷入困境的中小型企业将从联邦预算中获得直接的无偿财政支持，用于支付工资和完成其他紧急任务。 ⑦中小企业每名员工可获得12130卢布的补贴。

	（2）2020年4月15日，俄罗斯政府宣布了第二个刺激方案，在4月和5月为每位员工每月向中小企业支付12130卢布，前提是他们保留90%的劳动力。 （3）2020年6月2日，俄罗斯宣布了价值5万亿卢布的第三轮刺激支出。该计划包括营业税免税期、已宣布扩大社会福利支出的资金、政府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担保、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以及对基础设施的直接支出。 （4）降息：俄罗斯央行俄罗斯央行将基准利率下调0.5%至5.5%。 （5）俄罗斯银行从其中小企业贷款工具中拨款5000亿卢布，专门帮助银行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以便这些中小企业能够在危机期间向员工支付工资。 （6）银行于2020年5月15日再分配500亿卢布用于中小企业紧急贷款，并于2020年6月将利率下调至2.5%。
日本	（1）日本政府宣布了支持地方中小企业和其他旅游和其他部门融资的措施：通过向日本金融公司和其他机构获得总计5000亿日元的紧急贷款和贷款担保。 （2）日本政府宣布了4300亿日元的一揽子计划，其中包括针对中小企业的多项措施：①扩大向中小企业提供的特别贷款额度，提供零利率贷款，不向中小企业提供抵押品。②日本信用担保公司联合会（JFG）将根据新框架为此类中小企业提供全额贷款担保。③补贴支持中小企业远程办公（包括鼓励企业采用IT解决方案和发展电子商务销售渠道）。④面临销售额下降超过15%的中小企业可以要求利息补偿，并且可以在没有抵押品的情况下借款。 （3）2020年3月26日，政府宣布延长就业调整补贴：中小企业休假补贴补贴率提高到80%，如果没有解雇员工，补贴率最高可延长至90%；除了提高补贴率外，要求也会有所放宽。 （4）政府宣布了86.4万亿日元的额外一揽子经济措施，为面临收入大幅下降的家庭和中小型企业主提供现金福利，以及对中小型企业主征收的税收和社会保障费用暂停一年等税收措施。 （5）日本央行宣布了一项新的零息贷款计划，以增加对受病毒影响的企业的贷款。 （6）日本央行的贷款计划扩大到向金融机构提供一年期零息贷款，用于向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贷款或作为政府的一部分提供贷款救济措施。
韩国	（1）将银行中介贷款支持工具的上限提高了30万亿韩元，以促进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它还拨款1万亿韩元来增加对初创企业的银行贷款。 （2）推出企业债券支持贷款工具，它授权向银行提供高达10万亿韩元的贷款，使用公司债券作为抵押品。 （3）韩国央行（BOK）将利率下调0.5%，降至0.75%。它还将其银行中介贷款支持工具的利率从0.5%-0.75%降至0.25%。 （4）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部宣布计划提供价值21亿欧元作为补充预算的支持。设立一项紧急基金，为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提供直接财政支持。 （5）政府宣布了另外39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其中包括为小企业提供紧急融资和其他刺激措施、为年收入低于78000美元的陷入困境的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 （6）政府宣布了800亿美元的进一步支持计划，针对中小企业的措施如下：该方案包括向中小企业提供29.1万亿韩元的贷款，另外20万亿韩元将用于购买面临信贷紧缩的公司的公司债券和商业票据。 （7）就业和劳动部宣布了一项计划，临时增加对中小企业的员工留任支持（四月至六月）。 （8）政府宣布了一项9.1万亿韩元的紧急救济金计划，以应对病毒爆发。政府还决定扩大社会保障缴款减免，对小企业和低收入家庭提供三个月的延期缴费和30%的缴费率扣除。 （9）6月3日，政府宣布了35.3万亿韩元的2020年第三次补充预算，向陷入困境的小商人、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提供紧急贷款（5万亿韩元）。
印度	（1）印度央行印度储备银行（RBI）将其基准利率回购利率下调0.75%至4.4%，并将反向回购利率下调0.9%至4%。还将其边际常设基金（MSF）的利率下调了0.4%。 （2）2020年3月27日向金融体系注入了374000亿卢比，并通过放松资本限制和准备金率，以及启动“有针对性的长期回购操作”。 （3）“自力更生的印度”计划：该一揽子计划将分五个部分发布，其中第一部分侧重于中小型企业。它包括直接向企业提供贷款，向不同类型的企业提供全部或部分贷款担保，延长各种纳税申报期限以及减少工资税。 （4）2020年11月9日，印度批准了未来五年近200万亿卢比的税收优惠，用于在印度建立新的制造和出口业务的公司。
巴西	（1）巴西中央银行将基准利率下调0.5%再次下调，跌幅为0.75%至3%，创历史新低。 （2）巴西中央银行宣布了一系列措施，将为信贷市场增加1.2万亿雷亚尔的流动性。 （3）巴西中央银行扩大了对参与其特殊临时流动性额度的贷款人的贷款限额。 （4）巴西于2020年3月16日宣布了1500亿雷亚尔的财政刺激计划。该计划提到中小型企业的税款延期三个月。 （5）2020年3月22日，巴西开发银行暂停了对小企业的付款，并将其对小企业的信贷增加了50亿雷亚尔，并提高了每个借款人的信贷额度。2020年3月24日，它提供了550亿雷亚尔的额外流动性，并批准了六个月的债务偿还延期。2020年3月27日，它宣布为初创企业提供50亿雷亚尔的信贷。 （6）2020年3月27日，巴西政府宣布向中小企业提供400亿雷亚尔信贷。 （7）2020年6月，巴西政府启动了两个新的商业贷款担保计划——紧急信贷获取计划和运营担保基金——共同担保高达359亿雷亚尔的新中小型企业贷款。

南非	（1）储备银行将回购利率下调100个基点，后期利率进一步降至3.75%。 （2）降低贷款人的最低资本要求和强制性储备基金，将流动性覆盖率从100%降至80%，并在确定潜在损失时放宽会计准则。 （3）债务减免基金，旨在为现有债务和还款提供减免，以在新冠肺炎灾难期间为中小企业提供帮助。 （4）业务增长或弹性基金，旨在使中小企业能够继续参与供应价值链。 （5）设立了一个团结基金，南非企业、组织和个人以及国际社会成员可以向该基金捐款。 （6）就一项针对因疫情而陷入困境的公司提供特殊豁免的提案进行咨询。雇员将通过临时雇员救济计划获得工资。受感染员工在其工作场所将通过赔偿基金获得报酬。 （7）在就业税收激励措施下，将为收入低于500的私营部门雇员提供未来四个月每月最高500的税收补贴。 （8）营业额低于5000万兰特的税务合规企业将被允许在未来四个月内延迟20%的按收入支付债务，并在未来六个月内延迟部分临时企业所得税支付，而不会受到罚款或利息。预计这一干预措施将协助超过75000家中小企业。
印度尼西亚	（1）印度尼西亚宣布了120万亿印尼盾刺激计划，包括免除部分制造业工人的所得税和减少制造业公司的企业税。放宽对中小企业银行贷款重组的规则，简化出口商的认证程序，政府将更容易进口原材料。 （2）印度尼西亚银行下调利率。在上个月下调50个基点以支持贸易活动之后，该银行还将参与为中小企业和其他优先领域融资的银行的印尼盾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了50个基点。 （3）为中小微企业合作产品提供购买力刺激，提供政府资金作为在线购买商品25%的折扣。 （4）针对超微型和微型企业的无条件现金转移计划（Bantuan Langsung Tunai，BLT）。 （5）为受疫情影响的超微型和微型企业提供无条件现金转移（BLT）作为收入替代品。 （6）小微企业信贷重组及贴息：通过银行、金融公司向小微企业信贷提供信贷重组方案。 （7）就业前卡计划：从就业前卡数据库中对经过验证的微型和小型企业进行评估，然后注册成为培训参与者并获得激励基金。
越南	（1）越南中央银行已将利率从2020年初的6%降至5月12日的4.5%。 （2）3月11日，财政部提交了一项措施，将某些行业的税款（个人和公司税，包括增值税、所得税、土地租赁）推迟5个月缴纳，总额达30万亿越南盾。 （3）2020年4月10日，第42/NQ-CP号决议批准了一项价值62万亿越南盾的支持措施，以支持4月至6月期间受疫情影响的公司。已让员工休三个月无薪假但支付至少50%工资的公司将有权以零利率从越南社会政策银行（VBSP）借款以支付工资，并由越南盾支持VBSS的16万亿信贷额度。作为政策响应的一部分，政府将中小企业的企业税率降低了GDP的0.4%。 （4）计划投资部2019年3月29日第05/2019/TT-BKHDDT号通知和财政部2019年8月8日第49/2019/TT-BTC号通知，关于管理和使用国家预算支持中小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它为中小企业培训援助和活动的规划、组织、管理和资助提供了详细的指导（创业培训课程、企业管理和专业企业管理）。
巴基斯坦	（1）为中小企业工人提供几个月工资的融资计划。政府为中小企推出短期营运资金融资计划，以管理其对现金的迫切需求，并促成流动资金。 （2）政府可以专门向中小企业提供出口融资。共和党还向中小企业部门提供了1000亿巴基斯坦卢比的救济计划。还有一项建议向青年企业家提供小额资金。 （3）ERKP通过多捐助方信托基金（MDTF）提供资金，并向受危机影响的中小微企业提供匹配赠款，这使客户能够优先处理大流行袭击中小微企业的拨款申请，以支持立即恢复工作。

资料来源：根据OECD报告《Coronavirus (COVID-19): SME policy responses》、Investopedia的 “International COVID-19 Stimulus and Relief” 和世界银行 “Map of SME-Support Measures in Response to COVID-19” 整理。

附表3 部分经济体中小微企业的数字转型政策

国家	政策应对	具体描述
经济支持		
阿根廷	疫情应对政策	为专门用于远程办公的中小企业提供 720 万欧元的融资额度。
丹麦	中小企业：数字化（2018-2021）	旨在提高中小企业数字化和电子商务的直接财政支持。
爱沙尼亚	数字化补助金（2019）	为数字技术和机器人的实施以及制造业和采矿业的自动化提供资金支持。
以色列	促进 IT 投资的税收优惠（2018-2020）	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部分，为先进的 IT 投资提供税收抵免或特殊折旧，以刺激增长并增加数字工具的广泛使用。
爱尔兰	数字交易在线凭证	在疫情的背景下，该计划额外增加了 330 万欧元，微型企业可以通过该计划获得 2500 欧元的代金券，用于开展在线销售并获得免费的在线培训。
日本	改革中小企业生产力的资本投资（2018）	协助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与经批准的支持组织合作进行资本投资，以开发创新服务、生产原型、改进生产流程和引入 IT 工具以提高生产力。
	疫情应对政策	补贴支持中小企业的远程办公、采用 IT 解决方案和开发电子商务销售渠道。
葡萄牙	工业 4.0 代金券（2017）	针对寻求实施电子商务、在线营销、网站开发和维护、大数据等领域相关功能的中小企业的赠款计划。
斯洛文尼亚	数字代金券	为提高数字能力、制定数字战略、支持网络安全实施数字营销的微型中小企业提供高达 10,000 欧元的支持。
咨询、信息和非经济支持		
智利	数字化中小企业（Digitaliza tu Pyme）（2019-2021）	为小型企业提供一揽子数字工具和学习材料，以使用数字技术增加销售额、降低运营成本并改善与客户和供应商的关系。在疫情 9 期间加强了计划。
德国	数字化（2017-2021）	通过获得该计划授权的咨询公司提供的专业知识并协助在整个过程中单独进行业务。
匈牙利	现代企业计划-数字创业（2015-2021）	现代企业计划旨在在 27 名 IT 顾问的帮助下提高农村企业的数字化水平。
立陶宛	商业顾问 LT（2014-2023）	目标是为立陶宛企业提供高水平的具体业务发展咨询。
马来西亚	数字经济公司	作为国家数字战略的一部分，政府设立，并在疫情期间动员起来，为马来西亚科技公司提供广泛的数字解决方案清单。
葡萄牙	Opendaysi4.0（2018–）	提高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的宣传活动。
支持措施组合（经济和非经济）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小企业咨询服务（ASBAS）（2018-2021）	向澳大利亚小企业提供直接（赠款）和非财务支持（咨询和指导服务）。从 2020 年 11 月起，将向访问该服务的新企业提供对其需求的初步审查，并获得网络研讨会、研讨会和一对一指导的访问权限。
	小型企业数字冠军（2019-2021）	该计划的预算为 890 万澳元，旨在通过直接资助（来自合作伙伴的私人公司资金的赠款）和监督服务（指导），促进小型数字企业与澳大利亚知名创新者或领导者之间的互动。
哥伦比亚	助力哥伦比亚企业数字化转型（2019-2022）	提高成熟和新兴技术的采用程度：（i）转变心态和企业文化；（ii）为业务流程的转型提供支持；（iii）促进商业数字化转型技术的开发和实施。
	数字经济政策（2015）	通过支持企业和采用 ICT 来加速经济增长。
俄罗斯	中小企业数字化和数字化转型计划	包括不同的补充措施，包括数字凭证、建议指导和技能提升服务，以改善数字工具的访问和使用。
瑞典	机器人升降机（2019-2021）	Robo-Lift 支持瑞典中小企业的自动化。通过 Robo-Lift，中小型企业可以获得财务支持、获得培训并参加与自动化问题相关的网络练习。
部门实践或技术重点		
哥伦比亚	数字部门实验室和电子商务更具竞争力（2019-2022）	促进在生产部门和电子商务价值链中的公司采用和实施技术。
爱沙尼亚	行业研讨会数字解决方案（2017–）	该倡议包括研讨会和网络会议。
日本	将云服务应用于中小企业（2015–）	该倡议的主要目标是扩大云服务市场。
荷兰	荷兰数字化战略（2018–）	促进选定部门（医疗保健、交通、教育、能源和农业食品部门）的数字化转型。
葡萄牙	葡萄牙 i4.0，国家经济数字化战略（2017）	葡萄牙 i4.0 倡议是政府对工业数字化的战略。
瑞典	数码电梯（2016-2019）	Digi-Lift 促进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重点是工业领域。Digi-Lift 是瑞典工业战略 Smart Industry 的一部分。Digi-Lift 使企业能够与数字化转型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互动，以获得建议和指导服务。

资料来源：根据OECD两份报告《Country responses to the OECD digital economy outlook survey on digital uptake by businesses》和《Coronavirus (COVID-19): SME policy responses》整理。

附表4 部分经济体中小微企业的数字转型案例

经济体	中小微企业的数字转型案例
美国	Sky Ting Yoga 是一家位于纽约的瑜伽工作室。2020 年初，该工作室推出了其数字平台“Sky Ting TV”作为补充服务。这已成为其主要收入来源，同时该公司还推出了一项新产品，即公司通过 Instagram 直播课程以使用支付平台 Venmo 进行捐赠。
美国	Hylton and Company Realty 是一家房地产中小企业。通过作为客户主要联系点的网站，大部分业务已经数字化。为了应对在家工作的挑战，“开放式房屋”已在网上展示，使用摄像头、虚拟游览和无人机视频来展示房产。
英国	新鲜农产品批发商 Natoora 已从根本上将其商业模式从企业对企业（B2B）转变为企业对消费者（B2C），因为它无法再维持作为餐馆和企业批发商的活动，许多由于收容限制，其中不得不关闭。该公司使用新推出的网站，将其产品交付给家庭和个人客户。
法国	中小企业 Circus bakery 在其唯一的店铺关闭 24 小时后推出了一个零售网站。其网站提供送货和“点击取货”服务，使面包店能够在危机期间继续运营。
德国	Okoloco GmbH 是在下萨克森州实施的供暖系统相关问题的“一站式服务”。服务包括比价、安装、维护和维修。为了应对这一流行病，该公司改变了其业务模式，以确保可以虚拟提供整个客户服务。通过数字化安装或维护家庭供暖系统的基本步骤，Okoloco GmbH 在整个大流行期间继续增长，尽管有锁定规定。
意大利	Older 是一家为酒店业生产制服的纺织中小企业，通过改变其商业模式以生产口罩来应对需求下降。该公司一直在使用其网站和 Instagram 处理订单。
澳大利亚	葡萄酒和白酒零售商 Five Way Cellars 于 2019 年推出其零售网站，该网站在该行业经营了 30 年，以补充其“实体”商店的活动。在锁定期间，它使用这个数字平台作为其主要业务来源。该品牌还首次参与社交媒体（Instagram、Facebook）以推广其产品，并试图与能够大幅打折的大型分销商竞争。
澳大利亚	餐厅 Peppe’s Sydney 已响应 COVID-19 限制，首次使用 Uber Eats 等配送平台将其商业模式从高级餐厅转变为外卖服务。
以色列	媒体和广告中小企业 Wolf PR 为其 20 人的团队实施了在家工作的政策。在员工远程工作的同时，员工使用电话会议平台 Zoom 保持联系，并使用 Microsoft Office 云平台共享信息。
荷兰	We Are Amsterdam 是一家旅游中小企业，提供阿姆斯特丹市的历史和文化之旅。为了响应当地的限制规定，特别是停止国际旅游的旅行限制，We Are Amsterdam 在其报价中引入了新的数字元素。在整个大流行期间，该公司通过 Zoom 等视频会议平台进行虚拟游览，并推出了一个应用程序，供客户在智能手机上以交互方式探索和了解阿姆斯特丹。
摩纳哥	Relevance 是一家数字营销机构，通过引入面向所有员工的远程办公政策来适应 COVID-19 法规。它采用了 Slack（工作场所消息平台）和 Monday.com（工作流程管理软件）等数字工具来协助远程办公。Relevance 能够以 COVID 之前的速度继续运营并产生产出。在 COVID-19 限制放宽后，该公司将继续为其员工提供部分远程办公选项。
拉脱维亚	Baltics3D 是一家专门从事 3D 打印的初创公司，开发了一种为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打印一体式口罩的模型。这家初创公司在全国建立了分散的供应链，涉及当地制造商，例如冶金行业或广告公司，这些制造商位于该国最大医院所在城市，并有能力开发必要的零件。3D 打印模型和供应链使得快速向全国卫生专业人员提供口罩成为可能。
比利时	Ariniti 是一家健康技术初创公司，它使用人工智能创建 Health bots，并根据症状为可能感染 COVID-19 的人提供建议或建议。该自我评估工具是与 Microsoft 合作创建的。在整个大流行期间，Health bots 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以简化医院患者的入职流程。
葡萄牙	The Power House GmbH 是一家纺织中小企业，通过数字化口罩切割模式来应对 COVID-19 危机。The Power House 根据知识共享许可在网上发布了这些图案，以允许任何人创建自己的面罩。The Power House 开发了特定的软件，使设计师能够将他们的艺术品变成数字图案并打印在纺织品上。
爱沙尼亚	Vaccine Guard 是由 Guard time 开发的软件，Guard time 是一个共享区块链上保护的疫苗接种证书的数字平台。Vaccine Guard 的成立是为了协助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爱沙尼亚政府实施有效的疫苗接种计划，并在考虑个人隐私同时跟踪个人的疫苗接种状态。

资料来源：根据OECD报告《OECD Digital for SMEs Initiative (D4SME)》整理。

References

1 OECD (2021), OECD Economic Outlook, Volume 2021 Issue 2.

2 Boao Forum for Asia (2021), Asian Economic Outlook and Integration Progress 2021.

3 OECD (2022), Financing SMEs and Entrepreneurs 2022: An OECD Scoreboard.

4 OECD (2020), OECD Policy Responses to Coronavirus (COVID-19): Trade facilitation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5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22):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Report 2022: Advancing Digital Services Trad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6 Boao Forum for Asia (2022), Asian Economic Outlook and Integration Progress 2022.

7 尼尔森（2021），2021全球跨境电商趋势洞察。

8 WTO (2020), E-Commerce, Trade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9 经济参考报：全球B2C跨境电商发展迅猛，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2021-07-05/doc-ikqcfnca4933944.shtml.

10 新华网：海外用户消费行为正从线下转线上，风口之上“微型跨国企业”加速奔跑，http://news.xhby.net/js/sh/202201/t20220117_7388970.shtml.

11 中国贸促会贸易投资促进部，跨境电商电子刊物，2022年第1期（总第25期）。

12 OECD (2021), SME and Entrepreneurship Outlook 2021.

13 OECD (2021), SME and Entrepreneurship Outlook 2019.

14 WTO (2016): World Trade Report 2016: Levelling the Trading Field for SMEs.

15 WTO (2020), Helping MSMEs navigate the COVID-19 crisis.

16 OECD (2021), Coronavirus (COVID-19): SME Policy Responses.

17 OECD (2021), SME and Entrepreneurship Outlook 2021.

18 ILO (2021), A snapshot of Covid-19's prolonged impacts during Q3 2021.

19 张晓波，孔涛，杨笑寒，等. 中国小微经营者调查2022年一季度报告暨2022年二季度中国小微经营信心指数报告. 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蚂蚁集团研究院，2022年4月.

20 OECD (2020), OECD Economic Outlook, Volume 2020 Issue 1.

21 Facebook/OECD/World Bank (2020), Future of Business Survey.

22 https://www.coface.com/News-Publications/News/Coface-Barometer-From-a-massive-shock-to-a-differentiated-recovery.

23 ITC (2020), SME Competitiveness Outlook 2020 - COVID-19: The Great Lockdown and its Impact on Small Business.

24 McKinsey (2020), Which small businesses are most vulnerable to COVID-19 and when.

25 Fairlie, R. W. (2020).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Small Business Owners: Evidence of Early-Stage Losses from the April 2020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6 https://english.kyodonews.net/news/2020/05/8361cbd2068e-coronavirus-linked-bankruptcies-rise-sharply-in-japan.html;https://www.nytimes.com/reuters/2020/05/13/world/asia/13reuters-health-coronavirus-japan-bankruptcy.html.

27 https://mexiconewsdaily.com/news/coronavirus/600000-businesses-at-risk-of-closing-for-good/; https://www.bbvaresearch.com/en/publicaciones/mexico-job-loss-hasnt-bottomed-out-yet-large-companies-with-higher-closing-rates/.

28 https://www.infocamere.it/movimprese.

29 Altonji, J. et al. (2020), The Effects of the Coronavirus on Hours of Work in Small Businesses, Tobin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30 https://adpemploymentreport.com/2020/April/NER/NER-April-2020.aspx.

31 https://dares.travail-emploi.gouv.fr/IMG/pdf/dares_tdb_hebdo_marche-travail_crise-sanitaire_01042020-2.pdf.

32 Biddle, N. et al. (2020),“The initial impacts of COVID-19 on the self-employed”,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entre for Social Research and methods.

33 Welter, F., H. Wolter and P. Kranzusch (2020), Preliminary assessments of the IfM Bonn o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on the“Mittelstand”businesses in Germany, IfM-Background Paper, IFM, Bonn.

34 朱武祥, 张平, 李鹏飞, 等. 疫情冲击下中小微企业困境与政策效率提升——基于两次全国问卷调查的分析[J]. 管理世界, 2020, 36(4): 13-26.

35 王正位, 李天一, 廖理, 等. 疫情冲击下中小微企业的现状及纾困举措——来自企业经营大数据的证据[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 37(8): 3-23.

36 王靖一，郭峰，李勇国. 新冠肺炎疫情对线下微型商户短期冲击的定量估算——兼论数字金融缓解冲击的价值.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工作论文, NO.IDFWP2020001.

37 财信国际经济研究院. 疫情影响评估（十一）：为什么要进一步加大中小微企业扶持力度？2020年4月.

38 Bartik, A. W., Bertrand, M., Cullen, Z. B., Glaeser, E. L., Luca, M., & Stanton, C. T. (2020). How Are Small Businesses Adjusting to COVID-19? Early Evidence from a Surve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39 Buffington, C. et al. (2020),“Measuring the Effect of COVID-19 on U.S. Small Businesses: The Small Business Pulse Survey”, No. CES-20-16, US Census Bureau.

40 Alekseev, G., Amer, S., Gopal, M., Kuchler, T., Schneider, J., Stroebel, J., & Wernerfelt, N. C. (2020). The Effects of COVID-19 on U.S. Small Businesses: Evidence from Owners, Managers, and Employe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41 Bloom, N., Bunn, P., Mizen, P., Smietanka, P., & Thwaites, G. (2020).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Productivit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42 Bloom, N., Fletcher, R. S., & Yeh, E. (2021).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US Firm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43 Campello, M., Kankanhalli, G., & Muthukrishnan, P. (2020). Corporate Hiring under COVID-19: Labor Market Concentration, Downskilling, and Income Inequalit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44 Fairlie, R. W. (2020).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Small Business Owners: Evidence of Early-Stage Losses from the April 2020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45 Kim, O. S., Parker, J. A., & Schoar, A. (2020). Revenue Collapses and the Consumption of Small Business Owner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46 WTO (2020), Helping MSMEs navigate the COVID-19 crisis.

47 WTO (2016), World Trade Report 2016: Levelling the Trading Field for SMEs.

48 UN (2021), The Covid-19 Pandemic Impact on Micro,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49 OECD (2021), SME and Entrepreneurship Outlook 2021.

50 Bartik, A. W., Bertrand, M., Cullen, Z. B., Glaeser, E. L., Luca, M., & Stanton, C. T. (2020). How Are Small Businesses Adjusting to COVID-19? Early Evidence from a Surve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51 Facebook/OECD/World Bank (2020), Future of Business Survey.

52 廖理, 谷军健, 袁伟, 等. 新冠疫情导致小微企业生存率下降[J]. 清华金融评论, 2021(02): 107-112.

53 OECD (2021), SME and Entrepreneurship Outlook 2021.

54 ILO (2020), ILO Monitor: COVID-19 and the world of work.

55 https://www.uschamber.com/sites/default/files/coronavirus_smallbusinessreport_june_2020.pdf

56 https://www.fiercetelecom.com/telecom/verizon-survey-says-68-small-businesses-believe-they-can-recoup-covid-19-losses.

57 https://www.forbes.com/sites/lisacurtis/2020/06/30/could-the-small-business-response-to-the-coronavirus-unlock-creativity/#6876a9a16ac6.

58 https://www.ifo.de/en/node/56337.

59 https://pulsenews.co.kr/view.php?year=2020&no=668181.

60 李涵, 吴雨, 邱伟松, 等.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影响：阶段性报告[J]. 中国科学基金, 2020, 34(6): 747-759.

61 招商银行研究院. 荆棘里的花——招商银行小微企业调研之三（I），2021年4月.

62 Balla-Elliott, D., Cullen, Z. B., Glaeser, E. L., Luca, M., & Stanton, C. (2022). Determinants of Small Business Reopening Decisions After Covid Restrictions Were Lifted.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41(1), 278.

63 扶持小微企业需兼顾短期和长期政策，https://chfs.swufe.edu.cn/info/1008/1323.htm。

64 张晓波，孔涛，杨笑寒，等. 中国小微经营者系列调查（2020Q3-2022Q1），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蚂蚁集团研究院.

65 OECD (2021), Coronavirus (COVID-19): SME Policy Responses.

66 https://www.worldbank.org/en/data/interactive/2020/04/14/map-of-sme-support-measures-in-response-to-covid-19.

67 西南证券. 动静纵横，看中小企业的未来，2021年10月。

68 OECD (2021), Coronavirus (COVID-19): SME Policy Responses.

69 WTO (2020), Helping MSMES Navigate the COVID-19 Crisis.

70 OECD (2021), Coronavirus (COVID-19): SME Policy Responses.

71 Gourinchas, P.-O., Kalemli-Özcan, ☒ebnem, Penciakova, V., & Sander, N. (2021). COVID-19 and SMEs: A 2021 "Time Bomb" ?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72 Belghitar, Y., Moro, A., & Radic, N. (2022). When the rainy day is the worst hurricane ever: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al policies on SMEs during COVID-19.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58(2), 943-961.

73 Bartlett, R. P., & Morse, A. (2021). Small-Business Survival Capabilities and Fiscal Programs: Evidence from Oakland.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56(7), 2500-2544.

74 万相昱, 安达, 王亚强, 等. 新冠疫情背景下减税降费政策对小微企业影响研究——基于微观模拟的测算分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1(1): 27-33.

75 Kuchakov, R., & Skougarevskiy, D. (2022). COVID-19 wage subsidies and SME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Russia.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76 One Year of SME and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Responses to COVID-19: Lessons Learned to "Build Back Better", OECD, 2021.

77 Belghitar, Y., Moro, A., & Radic, N. (2022). When the rainy day is the worst hurricane ever: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al policies on SMEs during COVID-19.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58(2), 943-961.

78 Guerrero-Amezaga, M. E., Humphries, J. E., Neilson, C. A., Shimberg, N., & Ulyssea, G. (2022). Small firms and the pandemic: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55, 102775.

79 Gourinchas, P. et al. (2020), "COVID-19 and SME Failures", IMF Working Papers, No. 20/207, IMF.

80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2020), BIS Working Papers.

81 Doerr, J. O., Licht, G., & Murmann, S. (2022). Small firms and the COVID-19 insolvency gap.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58(2), 887-917.

82 万相昱, 安达, 王亚强, 等. 新冠疫情背景下减税降费政策对小微企业影响研究——基于微观模拟的测算分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1(1): 27-33.

83 张淑翠, 李建强, 梁一新.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影响与经济政策模拟[J]. 产业经济评论, 2020(5): 29-47.

84 蔡伟贤, 吕函枰, 沈小源, 等. 疫情冲击下财税扶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基于政策类型与中小微企业经营状况的分析[J]. 财政研究, 2021(9): 71-84.

85 从"战役"到突围：疫情冲击下中小微企业生存调查与复盘报告，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课题组，2021.

86 田建强, 徐枫. 对疫情下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政策的效果评估[J]. 金融监管研究, 2021(10): 42-58..

87 张淑翠, 李建强, 梁一新.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影响与经济政策模拟[J]. 产业经济评论, 2020(5): 29-47.

88 中国小微经营者调查2020年三季度报告暨中国小微经营信心指数报告，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2020年12月。

89 甘犁：应对疫情冲击，建议延用2020年初社保减免政策，http://finance.sina.com.cn/jjxw/2022-04-14/doc-imcwiwst1757282.shtml?finpagefr=p_115。

90 万相昱, 安达, 王亚强, 等. 新冠疫情背景下减税降费政策对小微企业影响研究——基于微观模拟的测算分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1(1): 27-33.

91 甘犁：应对疫情冲击，建议延用2020年初社保减免政策，http://finance.sina.com.cn/jjxw/2022-04-14/doc-imcwiwst1757282.shtml?finpagefr=p_115。

92 韩克庆. 风险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减缓企业社会保障缴费的政策评估[J].社会保障研究, 2022: 1-8.

93 中国小微经营者调查2020年三季度报告暨中国小微经营信心指数报告，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2020年12月。

94 扶持小微企业需兼顾短期和长期政策，https://chfs.swufe.edu.cn/info/1008/1323.htm。

95 "春暖花开会有时"——中国首份数字消费券账单，蚂蚁集团研究院，2020年8月。

96 李天一. 消费刺激政策与中小微企业经营——基于企业经营大数据进行分析[J]. 经济学报, 2021, 8(4): 87-115.

97 重大疫情下保企业、稳就业的国际实践与中国对策，国研中心，2021；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2-05-10/doc-imcwiwst6621992.shtml.

98 Hubbard, G., & Strain, M. R. (2020). Has the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Succeeded?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335-390.

99 Bhutta N, Blair J, Dettling L, Moore K. COVID-19, the CARES Act, and families' financial security. National Tax Journal. 2020;73(3):645-672.

100 美国"薪资保护计划"（PPP）的成功、局限和弊病，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2020；https://cafi.blog.caixin.com/archives/233229.

101 重大疫情下保企业、稳就业的国际实践与中国对策，国研中心，2021；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2-05-10/doc-imcwiwst6621992.shtml.

102 SBA's PPP Loan Program - Challenges & Successes，Moody，2020.

103 Hubbard, G., & Strain, M. R. (2020). Has the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Succeeded?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335-390.

104 James, C., Lu, J., & Sun, Y. (2021). Time is money: Real effects of relationship lending in a crisi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133, 106283.

105 Bartik, A. W., Cullen, Z. B., Glaeser, E. L., Luca, M., Stanton, C. T., & Sunderam, A. (2020). The Targeting and Impact of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Loans to Small Business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06 Bartlett, R. P., & Morse, A. (2021). Small-Business Survival Capabilities and Fiscal Programs: Evidence from Oakland.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56(7), 2500-2544.

107 Hubbard, G., & Strain, M. R. (2020). Has the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Succeeded?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335-390.

108 Humphries, J. E., Neilson, C. A., & Ulyssea, G. (2020). Information frictions and access to the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0, 104244.

109 Gourinchas, P.-O., Kalemli-Özcan, ☒ebnem, Penciakova, V., & Sander, N. (2021). COVID-19 and SMEs: A 2021 "Time Bomb" ?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10 Li, M. (2021). Did the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 COVID-19 assistance go to the hard hit firms and bring the desired relief?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115, 105969.

111 Granja, J., Makridis, C., Yannelis, C., & Zwick, E. (2020). Did the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Hit the Target?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12 Fairlie, R., & Fossen, F. M. (2022). Did the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and Economic Injury Disaster Loan Program get disbursed to minority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COVID-19?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58(2), 829-842.

113 Atkins, R., Cook, L., & Seamans, R. (2022). Discrimination in lending? Evidence from the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58(2), 843-865.

114 Granja, J., Makridis, C., Yannelis, C., & Zwick, E. (2020). Did the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Hit the Target?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15 OECD. (2021).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MEs.

116 OECD. (2021).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MEs.

117 Hwang, W.-S., & Kim, H.-S. (2022). Does the adop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improve technical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Korean manufacturing SME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118 OECD. (2021).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MEs.

119 OECD. (2021). One Year of SME and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Responses to COVID-19: Lessons Learned to "Build Back Better".

120 https://www.uschamber.com/report/small-business-coronavirus-impact-poll.

121 McKinsey (2020). How German "Mittelstand" copes with COVID-19 challenges.

122 http://cibc.mediaroom.com/2020-05-04-COVID-19-impact-felt-by-81-per-cent-of-Canadian-small-business-owners-CIBC-Poll.

123 https://e.vnexpress.net/news/business/companies/vietnam-small-businesses-most-optimistic-in-asia-pacific-about-post-covid-recovery-4192990.html.

124 中国小微经营者调查2020年三季度报告暨中国小微经营信心指数报告，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2020年12月。

125 OECD (2019), OECD SME and Entrepreneurship Outlook 2019.

126 OECD (2020), OECD Policy Responses to Coronavirus (COVID-19): E-commerce in the time of COVID-19.

127 UN (2021), COVID-19 and E-commerce: A Global Review.

128 OECD (2019), Unpacking E-commerce: Business Models, Trends and Policies.

129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阿里研究院(2020), 数字经济助力小微企业创立与成长.

130 Wang et al.(2022). E-Commerce and the Economic Expectations of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the Covid-19 Epidemic Period, Working Paper.

131 中国银行研究院（2021），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格局新变化与应对.

132 WTO (2020), E-Commerce, Trade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133 UNCTAD (2022), Recovering from COVID-19 in an Increasingly Digital Economy: Implica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34 德勤（2021），科技赋能亚太数字贸易。

135 阿里巴巴国际站中小企业外贸（出口）指数解读，https://onetouch.alibaba.com/moBasedata/public/news/content570e609c-871a-4e13-b5dd-94cde00b9c8f.

鸣谢

Landy Lv, James Zhang, Forest Wang, Han Shen, Marco Shan, Dorothy Zhang, Chen Geng

Stephen Kuo, Erica Chan, Katherine Anderson, Roger Zhang (US)

Daniel Zheng, Michela Rubegni, Diana Rossi, Sinem Salihoğlu, Maja Hauke, Alessandro Battisti, Chiara Stagno d'Alcontres, Mattia Miglio, Forina Guo(EU)

Roger Luo, Berry Ma, Tạ Ngọc Linh, Lizzie Tran (VN)

Eric Su, Robert Wang, Ryan Chen, Nianci Phang, Kathy Lee, Ying Mao, Sovanna Fung, Angely Fan (APAC)

Aimee Han, Felix Yang (KR)

Rocky Lu, Tim Song, Eva Gong, Bryce Zhang, Carrie Wong

Copyright statement

1. The copyright of this report belongs to Alibaba Group and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The following text must be attached to any reprint: "Data source: Challenges, Responses and Transformation of MSMEs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by Alibaba.com and AliResearch ", otherwise it is regarded as an infringement;

2. When using the chart data and related descriptive texts in this report, please be sure to maintain the consistency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and not arbitrarily modify and misinterpret;

3.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sellercentral@service.alibaba.com.

Alibaba.com × AliResearch

Alibaba.com, supporting MSMEs since 1999

More information

seller.alibaba.com/pages/msme22

Facebook
facebook.com/SellOnAlibabacom

Instagram
@sellonalibaba.com_official

LinkedIn
linkedin.com/company/sell-on-alibaba-com/